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

中國人民文藝

英雄們的十月

華山 著

中華新書局印行

中國人民文藝

中國人民文藝
英雄們的十月

華山 著

江西師院

中國人民文藝是中國新民主主義文藝運動的產物，是中國人民文藝家們在黨的領導下，深入生活，深入群眾，為反映時代精神，為服務於人民而創作的。本書是華山同志在深入生活、深入群眾的基礎上，根據英雄們的十月革命鬥爭生活而創作的。本書以英雄們的十月革命鬥爭生活為背景，通過對英雄們的描寫，反映了中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進行的英勇鬥爭。本書是中國人民文藝運動的產物，是中國人民文藝家們在黨的領導下，深入生活，深入群眾，為反映時代精神，為服務於人民而創作的。本書是華山同志在深入生活、深入群眾的基礎上，根據英雄們的十月革命鬥爭生活而創作的。本書以英雄們的十月革命鬥爭生活為背景，通過對英雄們的描寫，反映了中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進行的英勇鬥爭。

6
9
10
11

英雄的十月

由 華 著
別 業 蘇 文 民 人 國 中 者 輯 編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友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1000(X)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目 錄

審洞陣地戰·····	一
礮堡線上·····	一四
踏破遼河千里雪·····	五四
其塔木戰鬥的英雄們·····	六一
英雄的十月·····	七五

窰洞陣地戰

武鄉是太行區豐饒的產糧區，鬼子常常出來搶糧拉牲口，真個是「三天一小掃蕩，半月一大掃蕩」，鬧的老百姓沒法安生。一九四二年秋天，鬼子又調來三四千兵力，一股腦兒在武鄉「駐剿」了半個多月，大小村莊全安上「釘子」，這裏一百那裏八十的，鬼子兵沒日沒夜的團團轉着，這隊剛走那隊又來了，活像走馬燈一樣。

鄰近的老百姓都擔心着說：「這遭武鄉家可活不成啦！」因為他們知道：半年前鬼子在武鄉的年關「掃蕩」，一傢伙就殺死一千多人，搶走糧食兩千石，而出動的鬼子還沒有這次多呢！但是事情却完全兩樣。有很多村子，雖然給鬼子住上半個多月，可是連一粒米也沒有丟掉，人更用不着說了。事後武鄉家都很得意的說：「挑殘（摧殘）越兇，咱仇氣越大，辦法也越多！」而「窰洞陣地戰」這個新的羣衆創造，正是武鄉人民戰勝敵人「駐紮清剿」的鬥爭辦法。

一 「野窩不頂事」

前些年，鬼子「掃蕩」時，老百姓就逃到「野窩」裏去躲。武鄉這地方，到處都是些黃土層的斷絕地。屹樑上看時倒也還開闊平展，可是河溝底却東彎西折，到處都是「迷溝子」。從前老百姓躲避官府和強盜的「野窩」，大半是挖在「迷溝子」裏。

武鄉曾經發生過一件有趣的事情：搶糧的敵人在屹樑上，發現河溝底下有一隻牛。兩個鬼子跑下去找了半天，沒找着。回到屹樑上一看，牛還在老地方。鬼子第二次下去拉牛，沒有找到。再回到山上，那隻牛還是一動沒動。於是六個鬼子分成三路，分頭下去尋找，由山上的鬼子吆呼着方向，這麼的東找西找，一直鬧到太陽落山，還是沒辦法走到牛跟前，只好垂頭喪氣地走了。

類似這河溝的怪地形是很多的，所以老百姓一向認爲「野窩」保險：鬼子找不到。只消把一家子老幼藏到「迷溝子」去受罪三兩天，躲過鬼子的眼睛就沒事了。

村子裏找不到人，敵人全變成些亮眼的瞎子。沒有老百姓引路，別說藏糧的暗窩地窖沒法找，就是出門走路，也常常岔到「迷溝子」裏，半天轉不出來，於是，從一九四〇年起，「掃蕩」的敵人到處玩起血腥把戲，想把老百姓驅回村子，把大隊兵力分成很多小股，專門到山溝裏搜索民衆，碰到十個殺十個，碰到三五十就殺三五十，連懷裏

抱着的小娃兒也不放過。來不及離開村子的，反而平安無事。鬼子還故意拍着他們的肩膀說：「村裏的都是良民，良心大大的好，山溝裏都是「共匪」，良心大大的壞！壞人撕拉撕拉的，好人皇軍保護的！」

自然，搜山是最危險不過的事情。民兵的冷槍保不住會從那裏打來，鬼子躺倒了還不知是怎樣死的。所以暗藏在各村的特務漢奸，到處慫恿老百姓，不讓民兵打槍：「可不敢打。旁人日本家就是八路死對頭，一打槍倒把日本引過來啦！」而敵人呢，也裝着只打八路的樣子，那裏有民兵打槍，就拚命往那裏搜索，那怕三兩百人在一條溝裏搜上三兩天。

「野窩」的確不好找。但是他有一個大毛病：斷崖絕路跑不了。殘暴的敵人，就把成村的民衆堵在裏面，活活用火燒死。又到處揚言：「這是因爲民兵打槍的緣故。」這時候，很多老百姓也糊裏糊塗，跟着特務漢奸們大罵民兵：「都是你們這些引火柴，把鬼子引到咱頭上來啦！」老婆哭着不讓丈夫打游擊，父親把兒子的步槍埋到野地裏。弄得年輕小夥子們，一個個垂頭喪氣，鬧着不幹了，他們說：「打個鳥，咱賣命保家鄉，連爺娘婆姨都反對，還有啥幹頭！」

沒有民兵積極活動，特務漢奸就威風起來，公然糾合「二土匪」偷東西，給「掃蕩」的敵人引路。百幾十年來沒有給州官和盜匪發現的「野窩」和糧食窖，現在却給鬼子挖開了，甚至光緒年間打下的祕密「套窩」也給掏得精光。老百姓愁着眉眼說：「「野窩」

「不頂事啦！離開家門，不給打死也得餓死。橫直一個死，還是死在家裏好！」

鬼子的陰謀成功了，老百姓不願離開村子，糧食堆在家中。於是，一九四二年二月間，武鄉遭到了空前的血洗，一次鬼子在那裏殺害了一千多個被欺騙的民衆！

二 「不打活不成」

但是即使在最痛心的二月「掃蕩」中，也不是每個村子都上了鬼子的當。×××村的老百姓沒有聽信特務漢奸們的謠言，他們跟着民兵指揮部躲到山溝裏。鬼子往溝裏搜索了三次，每一次都碰上民兵的冷槍。——待要不理吧，子彈老在後腦門上響着，待要回過頭去追吧，民兵却撇開兩腿溜掉了。你追得慢，他慢慢跑，你追得緊，他跑得更快。你待要丟下不追，民兵却索性坐下不動了。搞得鬼子們眼睛冒出火來，一股勁撲上山頭去，

比賽翻屹樑，民兵才不怕呢！他們故意把敵人引到自己這邊來，離開老百姓遠遠的。這事情告訴武鄉民衆一個真理：「敵人總是敵人，不打活不成！」

但是，怎樣打法呢？

民兵丟不下家庭，是沒法安心打仗的。但如果老百姓不願離開村子，生命財產還能有什麼保障？沒有民兵打游擊，老百姓更加不會把糧食藏到野地去了。而糧食正是老百

姓的命根，如果一家的食用全部放在村裏，誰又能放心躲到山溝裏去？——於是，中心問題給找出來了，當地的共產黨在總結這次經驗教訓的時候說道：『轉移羣衆，武裝民兵，埋藏糧食資財，是展開腹地羣衆游擊戰爭的三個基本環節，而轉移羣衆則是中心的一環。』

一九四二年秋天在武鄉所出現的『保險窰』，正是當地的黨和羣衆所共同創造的完全轉移羣衆的地方。

三 『保險窰』

新挖的窰洞，是按照下面三個條件設計的：第一，『找不到』（像秘密野窰那樣不易找），第二，『進不去』（萬一給發現以後，也可以和敵人鬥爭，守住窰口），第三，『悶不死』（有氣孔，有兩個以上的出口，不怕敵人堵死窰口）。老百姓把他們叫作『保險窰』或者『四眼窰』。

我曾經參觀過一個『保險窰』。洞口就在路邊。以前在那裏來回走了幾趟，什麼也沒有看到。直到我爬上一道不很高的土坎，才發現不遠處有一個小黑洞，洞口是那樣小，只能和蛇一樣往裏爬行。幾乎有三丈深的一段路，我一直不能把腿稍爲彎過來，略略一抬頭馬上就碰着土壁。裏面黑的什麼也看不見，只感到已經爬過兩個深坑。引路的

老百姓說：第一個坑可以堆滿荊棘，把路堵住。第二個坑可以用石板裝成陷阱，誰個踩到石板上，立刻會跌到坑裏，同時另外一塊石板，也從上面朝他腦袋打下來。再往裏走，洞壁兩側開着兩孔小窰。負責保衛窰洞的人，就拿着火柱、藥刀、斧頭等埋伏在那裏，等敵人的頭剛剛爬到跟前的時候，突然把他打死。——老百姓把這三道障礙，叫做「三關」。

過了「三關」還有「三彎」。我又得像蛇一樣爬着。有時腦袋簡直往下垂着，不一會又感到腦袋往上直伸。這樣來回折了三趟，身子突然自由起來，也開始看見亮光了我到了另一個天地。一條狹長的過道，比頭還高出些許。過這兩側，排列着整整齊齊的窰洞，有糧食窰，有廁所窰，自然也有人住的大窰。光線從通到外面斷崖上的氣孔，射到人住的窰洞裏。

過道的盡頭，有一道樓梯一樣的長土階，可以通到另一層同樣的窰洞。原來這叫做「樓上樓」，「天外天」，一層又一層的，他們簡直是把整個村子，搬到地下去了，三幾百個人也可以完全容得下。

我從另一端爬過「三彎」，再爬過「三關」。整整爬了二十分鐘，才從新看到刺眼的陽光。不想自己却已經到了另一條山溝。如果想繞到剛才的進口，最少還得走上四五里的河溝和山路。當然，並不是每個「保險窰」都是這樣打法，但是無論如何，武鄉的民衆，從老頭子到小娃娃，以至小脚的老太婆和年青媳婦，他們雖然不能像民兵一樣翻

屹樑打游擊，現在却找到一個和敵人鬥爭的堡壘了。

四 「審洞陣地戰」

但是，審洞終究是死的東西，如果洞裏的人沒有決心鬥爭，「保險審」還是一樣不保險。而一九四二年的秋季反「掃蕩」，恰恰考驗了兩種不同心理的人。××村給鬼子佔領了。三天中民兵到那裏襲擊了三次。鬼子分明看見幾個拿着武器的老百姓衝到村邊，但是剛剛追趕到一塊凹地附近，却連一個影子也看不見了。

那是一塊很奇怪的回地，不知什麼年代，給大水沖陷了一道很深的裂縫，走下去一看，底下黑洞洞的，什麼也沒有，只是洞口放着一隻酸菜甕。敵人不敢進去，就在凹地邊放了一個哨兵。

哨兵在那裏守了三天，什麼也沒有看見。第四天，洞裏忽然鑽出一顆女人的腦袋，伏到甕上去喝「漿水」。

於是來了好些鬼子兵，吆喝洞裏的人趕快出來？裏面沒有回聲，鬼子朝洞裏打了兩槍，還是沒有回聲。

兩個鬼子往洞裏爬進去。不久就抓出來兩個婦女，野獸們把她們強姦了，然後把她們雙腳提起倒栽到崖底下去。

鬼子知道裏面還有人，但是不敢進去了。他們用一組組的乾草堆在洞口燒着、熏着。等到八路軍把敵人打走，洞裏的十三個婦女，只有一個沒有給熏死。因為她正坐在氣孔的旁邊。從她的口中，我們才很痛心的得知她們慘死的詳情。

民兵曾經到洞裏去過三次，要把她們轉移到另一個窖洞去。因為那裏太靠近敵人了。但是她們不出來，她們說：「咱跑不動，鬼子找不到這裏的。」民兵沒辦法，只好叫她們好好躲着，不要暴露目標，然而有一個婦女，却隨便爬出來喝水了，雖然旁人死命反對着她。

鬼子往洞裏鑽的時候，她們好些都拿着菜刀、火柱、和錐子剪刀之類的傢具，而鬼子却連身子也不能直起來。但是誰也沒有動手把鬼子打死，反而看着兩個婦女給拉走了。

在洞裏他們聽到外面哭叫，聽到那兩個可憐的鄉親給摔到崖底。她們感到死的恐怖，而敵人真的又用煙火殺害她們了。好些人都嚷着把洞口用棉被塞住。這是一個好辦法。但是誰也捨不得拿出自己的被子，他們怕自己的被子被煙熏壞了，……他們苟安、自私、不守公共的紀律，不敢和敵人鬥爭，甚至於捨不得自己的一條被子。終於給殘酷的敵人殺害了十四個。

××村子和她們完全兩樣。那裏的窖洞打在一道很深的夾壁底下。民兵用繩子把村民吊下去，然後才一個個鑽進旁邊的洞裏，夾壁上看不見洞口。搜山的敵人用繩子吊下

兩個僞軍，看看底下到底有什麼東西。

僞軍很高興，他們發現那裏有一個祕密窰洞。但是一隻手榴彈却突然從洞裏扔出來。當鬼子把繩子扯上去時，兩個僞軍早給炸的稀爛。

於是鬼子決定用火攻。一把把着了火的穀草，落到窰口前。

洞裏的人早想到這一着，他們準備了很多沙土。男女老少搶着用沙土撒到火上去。他們把窰洞當作障地，這樣和敵人戰鬥到黃昏。

這時乾草已經把洞口的夾壁堆滿。任你多大的火也熏不到窰裏去了。第二天，鬼子們又到那裏去，一心要把洞裏的老百姓弄死。可是民兵們却在黎明以前，把所有的老百姓用繩子吊出來，轉移到另一個「障地」去了。

類似的事情多着呢。二百多個敵人，在××村的「保險窰」跟前圍困了一整天，打算用鋤頭和鐵鍬把洞口挖開來。正挖得起勁呢，不提防幾聲大砲，却轟到他們中間，打的幾十個鬼子滿身血點斑斑，眼睛鼻子全給血污糊成一片。——原來這並不是什麼「大砲」，村裏民兵用榆樹幹做成的「榆木砲」，早在三里路以外的屹樑上安好了。土造的火藥把幾十斤鐵砂和石頭，打的鬼子連哭帶叫的，鋤頭都來不及拿就跑掉了。好些地方挖窰洞的敵人碰響了埋在洞口的地雷。或者用乾草堆熏窰洞時，反而叫草堆裏的手榴彈炸死自己。尤其感動人的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反「掃蕩」中，柳溝的老百姓在窰洞裏和敵人抗拒了半個月，一直到洞裏的糧食和水都吃完了。正在這時候，八路軍的一個連和

那村的民兵，突然在一個晚上打進村子，把洞裏的老百姓救出來，一個個全給搗到五里地以外的地方。——進攻『窰洞陣地』的敵人，不但碰到婦女、兒童和婆婆老漢們的頑強抵抗，而且還常常遭到民兵們的意外打擊。

五 『窰洞黑麻麻，心可亮咧！』

×××村有三個『保險窰』，兩個是住人的，另一個是牲口窰，那一天敵人出動，深入根據地四十里多，村子已經可以聽到機關槍響，他們還留在村裏。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太婆一面推炒麵一面說：『不怕，指揮部（村政府和民兵組織的反『掃蕩』指揮機關）不開話，啥事情也沒有。』

那時候正是秋收頭幾天，好些莊稼沒有收割，場裏堆滿着糧食。這些是不能讓鬼子糟蹋的，好幾個鄰近的村子，臨時組織一個聯防指揮部，保衛羣衆突擊搶收。情報員在山上佈成一個四通八達的情報網，老百姓把他叫做『無線電』——前面山頭一吆呼，這裏的消息馬上又傳到後面的山頭去了。情報從這個屹樑送到那個屹樑，敵人一舉一動，十里地開外的村莊都知道一清二楚。只要敵人沒朝着自己的村子前進，人們總是忙着收割、打場、打糧食窰、推炒麵，白天是這樣，晚上也是這樣。

一個十四歲的小孩，整天拿着一隻『牛角號』跟着指揮部來回跑着。第一聲號響，

老幼婦女們開始撤退了。牲口趕到窖洞裏，添好草料，偽裝起來，民兵戰鬥班拉上山頭，中年人依然和民兵一起，給在搶收糧食，轉移的羣衆，準備乾糧和開水。

『保險窖』裏有一個『洞長』和一個情報員。所有的人都聽他們的話，情報員從外面民兵那裏，不斷得到關於作戰和藏糧的消息，甚至敵人佔領了村子，民兵轉移到村外，每天還可從氣孔傳進來幾次消息。從情報員口中，他們知道全村的糧食，都埋到村外三里遠的僻野山溝裏了。知道民兵打死了三個敵人和一匹洋馬，知道偽軍三天來也沒吃過一頓飽飯，知道××村敵人找到三升穀子以後，也沒有鍋把它煮來吃……總之，所有的村民都安心。一個老太太，從來沒有離開過自己的紡車，只要牛角號還沒有吹響第三聲，她的紡車總在窖裏噙噙地叫着，好幾天她沒有嘆過一口氣，她說：『從前鑽野窖，人像悶在鼓裏，心頭着實悶得慌。如今有民兵在，甚也不怕啦！別說窖洞黑麻麻，心可亮哩——鬼子到那裏咱都清楚，外面糧食也不要咱操心。整日夜心頭穩穩當當的，該做啥照樣做啥。』

她的話一點不錯。敵人在村裏『清剿』了八天，沒有一天不搜山找暗窖，也沒有一天不追捕民兵，臨到撤走的前一個晚上，一百多鬼子還把皮鞋脫下，和狗一樣地悄悄爬進山溝，總想找出那村的老百姓來，可是什麼也沒有聽到。及至第二天往回撤時，乾樑上不知怎地却滿佈了民兵，把騎着洋馬的『太君』打落地上。而××村呢，除了廁所裏的一隻破夜壺，給鬼子碰得粉碎外，什麼也沒有損失。

六 『不死照樣過時光』

一九四二年秋季反『掃蕩』以後，武鄉再沒有人罵民兵做『引火柴』，也沒有人給鬼子引路刨窰洞了。各村的反『維持』鬥爭的退糧退款，過去是各戶分用的，現在都給民兵買了步槍。好些人家把祖傳的鐘鼎和鐵香爐等等古董，拿到兵工廠法給民兵換地雷。父親到野地裏挖出生鏽的步槍，還給自己當民兵的兒子，婆姨們在丈夫的掛包上，用綠線綉上『保家鄉』之類的花字……。

多閒的日子，街頭再看不到有人在太陽地裏胡扯淡。他們或者到山溝裏打新窰，或者把舊窰改得好好的。『閒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每個村民都會說出類似的話來。各戶人家除了鍋碗、炕席、和紡車以外，再難找到旁的東西。桌子板櫈只有小學校和村公所才用上幾張。但即使這些東西，在敵人出動時也搬光了。集市到了晚上，所有的店家都把門敞開着，因為門板是白天重新安上的。老百姓把一切不急用的東西都埋到地下或者搬進『保險窰』，甚至每天吃用的糧食，經常也不過在家裏放着斗把七八升。

我很難說現在武鄉到底有多少『保險窰』，但當一九四三年五月反『掃蕩』時深入根據地的敵人沒有碰到一個老百姓，要是碰到的話，那就是全副武裝的民兵，他們對『皇軍』是『來時招待不周，去時好好歡送』。從洪水到蟠龍直通武鄉城的近百里的大

河灘，兩旁的乾樑全站滿了民兵——他們是站着而不是伏着，給撤退的敵人響了一整天的『禮砲』，不識抬舉的敵人，連頭也不點一點，一口氣撒腿跑了八十里，沿途丟滿了洋馬，輜重，和帶到根據地來運糧的牲口。

但是，一般老百姓並不是整天鑽在暗窰裏。早上敵人剛撤走，晚上的村莊，就可以聽到紡織聲。敵人還佔據着蟠龍時，洪水集（相距二十里）每天總有一次集市，趕集的老百姓不下五六千人，從早上一直擁擠到黃昏，甚至離蟠龍三里的地方，依然有老百姓到那裏種莊稼。……正如×××村那位老太婆所說的：「鬼子不叫咱活，咱偏要活；他挑殘越兇，咱仇氣越大，辦法越多。我老了又怕啥——咳，「八十老漢去開荒，不死照樣過時光！」」

一九四四年

碉堡線上

謎一樣的行軍

在這個小山莊，我們還是第一次在白天做飯。

山莊在深溝底下。兩旁山脊上的大路，四五天來不斷過着敵人。他們正在深入腹心根據地，『掃蕩』我們的產糧區，我隨着外線作戰的部隊轉移到邊山，然後一個人橫過敵人的補給線，在這裏找到了××武裝工作隊。

吃的是晌午飯。這就是說：我們得在太陽落山以前走上二十幾里山路，趕黃昏到達平川地方的第一個維持村。

那是敵人統治了五六年的老『治安區』，縣城邊交叉着鐵路、公路，和一道水深過胸的小河。正因為交通錯雜，那一片富庶的產麥區，盡是敵人的碉堡和崗樓。除非是小

劉帶路，我們這十幾個人，沒辦法到那裏走動一步。

小劉是平川游擊隊的隊長，才從縣城探消息回來。我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當地老百姓和僞軍，也管他叫『小劉』。爲了捉拿這個十八歲的『八路探子』，城裏憲兵隊特意懸賞十五萬元『聯銀券』，並且常常集中精悍的武裝，到邊山奔襲合圍。昨晚半夜，憲兵隊長龜太郎，老百姓叫他做『王八太君』的，又把各據點的警備隊，祕密集中了三百多人，想趁討伐隊深入根據地的時候，隨尾撲進邊山，搜捕小劉這支二十來個人的隊伍。

可是他白費力氣了，游擊隊都住在平川裏，回邊山的只有小劉一個人，——他和『王八太君』的隊伍同時出城，同時進山，同時走的一個方向：敵人走山脊，他走山脊下的深溝。現在又帶上我們，順着深溝出去。

太陽剛落到山邊，我們便到了黃土平川上。路上正來往着大車、牲口，和打柴歸去的老百姓。他們不時用驚奇的眼光，溜着我們這一行奇怪的旅客。不過這些奇怪的眼光，並沒有盯住我們多久。他們照樣一聲不響的走着，好像什麼事情沒有發生過一樣。

剛剛走進一個上千戶的大寨子，村邊突然響了兩下槍聲。我們這些在山地鬥爭慣了的人，猛聽到維持村裏的槍聲，很自然的就端起步槍，準備閃到村外。小劉却滿不在乎，對我們笑着說：『不要緊，是老百姓打的槍。』

他連看都不多看兩眼，就把我們帶進一家院子，同時向我們解釋：每逢敵人上山『掃

蕩」，據點裏的敵僞都非常恐慌。太陽還老高呢，縣城早把四門關死了。只消打上幾槍，保險沒有敵人敢出據點一步。老百姓樂得睡個安穩覺，靠近邊山的「反共自衛團」，也用不着到路口受凍了。

掌燈的時候，小劉從旁院推出一輛自行車。他把我們交給一個老百姓，獨個兒騎車先走了。半個鐘頭以後，那老百姓也領着我們走出村子，朝火車站的方向走去。

火車站的燈光，刺的眼睛發疼，汽笛淒厲地叫着，我們開始感到鐵軌的震動——一列火車出站了，車頭的巨燈把原野照的雪亮，只有路基旁邊，拖着一道黑影。我們就勢臥倒黑影裏，讓列車從頭頂滾過去。

原野又漆黑了。四下靜悄悄的，只有路基上響着誰的腳步聲。

於是，我們看見一盞發紅的小燈籠，沿着鐵軌移動着，是一個穿羊皮短襖的老百姓。他每走七八步，便用衣襟遮斷紅光，然後立刻把牠亮出來。像鬼火一樣，閃到我們附近。

「幹啥的？」帶路的突然問。

「查路的！」紅燈停了下來。

「第幾班車？」

「起更第一班。」

「好走吧？」

『平安無事——』他拖長聲音回答，已經來到跟前。他在喉嚨裏沙着嗓子說：『哈，你們在這裏啊！我還說沒來呢。』他親熱的告訴我們：查路的剛過去不久，再半點鐘還要轉回來。敲過二更這裏便加雙哨。『不過不要緊，』他加上一句，『都是自己人。』——原來他不是什麼查路的，他是前村的『反共自衛團』員，昨天村長就派定他今晚『護路』說有八路要來，多操些心。剛才那些奇怪的對話和燈號，都是小劉過去的時候定下的。

過了鐵路，村子更加稠密了。這是『王八太君』的『模範治安區』，每個寨子都響着梆子，夏天的小燈籠在村邊慢慢移動着。我們一時走在大車道上，一時走在田間小路。不一會又橫過鬆軟的耕地，或者是寨子邊倒塌的亂牆。北斗星在我們的頭頂，不時改變方向，只有更夫隱隱的燈籠，總是在我們的正前方——這樣子過了十來個村莊，最後在一座寨子的大廟邊停下。

更夫正敲着三更。他和帶路的老百姓說了幾句話，就靠着廟牆，狠狠的敲了三下梆子，然後又繞着村子走了。

廟門突然自己開開。一個黑影把我們引到裏面。穿過旁邊兩座漆黑的院落，這才看到正中格子花窗裏，還亮着明晃晃的燈光。原來它並不是什麼廟堂，廳裏滿是嶄新的紅木傢具，中堂掛着一幅彩色的『中日滿陸鄰友善圖』，却是所謂『大東亞聖戰週年紀念』時印的了。

這是敵人的區公所，小劉已經到了好一會。姓賈的偽區長殷勤地款待我們，談些附

近的情況，才知道剛才我們已經繞過了三座碉堡。這里離縣城不到十二里地，縣裏的警備隊，早上還在這裏呆了老半天，趕吃罷晌午飯才押上糧車回去了。因為離渡口很近，催糧的偽軍常到這裏歇腳。『不過放心住吧，』賈區長說，『出了事由我一人擔當。』

當晚我們就隱蔽在這村裏。小劉把我們領到一家老百姓的後院，用磚頭往牆上輕輕敲了三下。趕我轉到街上的院門，院門已經打開了。

門邊站着一個老太婆。小劉對她說：『唉呀！乾媽，叫你一夜沒有好睡。』

『趕快進來吧，凍不死的，』老太婆低着嗓子，就像給自己的親兒子說話一樣，『叫同志們到暖房裏去。』

穿過四五處過道，好容易摸到了預定的住處。炕上已經躺着好些人。他們都是小劉的游擊隊。我們就擠到他們旁邊，美美的睡了一覺。

第二天，正吃早飯，『廟上』的『公人』突然送來情報：警備隊已經進村。原來這一帶的偽政權都設在廟裏，所以老百姓管偽組織人員叫做『廟上的』，專門跑腿的村警，叫做『公人』。因為『公人』平常催糧起款，無家不到，一天進出七八遭，也沒人見疑，所以賈區長特意派他通知我們，不要出大門一步。

『照顧住啊，』小劉對他說，『進咱院來可要打的！』

『可不敢打，』『公人』着急起來，『一打槍就不好辦啦！進院子來有我呢！』正說着，敵人可真的進來了，隔着窗玻璃，我看見三個灰線制服的偽軍，領着一個帶日本

便帽的小鬍子。

「公人」向我們擺了擺手，立刻跑到院裏，張開兩手連聲「呵哈」起來。「曹隊長你可來啦！」他跑到一個僞軍跟前，「叫我滿村子好找。走，走，到區公所吃飯去，飯快涼啦。」——他左手攀着曹隊長的肩膀，右手在胸前比了個「八」字。他的背正向着那個小鬍子，「八」字在僞軍跟前晃了兩晃。

「米稀（吃飯）米稀的！」曹隊長轉向日本兵：「區公所開路的。」

「這個的有？」日本兵指着懷裏的大公雞，向「公人」翹起小鬍子。

「大大的有！開路開路的。」「公人」殷勤地把這夥人領走，這一幕就完了。不久，那「公人」又跑來了，向我們再三道歉。本來，區長已經關照過先到的二十幾個僞軍，說村裏住有八路，不要領日本人到住家亂串，免得碰上了不好收場。沒想到他們四個，却掉在後面找雞吃，險些兒沒鬧出亂子。

這場話反而把我鬧糊塗了。待小劉和他的乾媽講完下面的幾個故事以後，我才明白這兩天謎一樣的行軍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大尾蠍子」的死

這個區，是「王八太君」向來稱讚的「模範治安區」。雖然河那邊早已建立了祕密

的抗日政府，很多偽軍偽組織到處找關係向他們悔過自新。暗裏幫助抗日，給自己留條後路。但是一年以前，游擊隊從來不敢到這裏過夜。

統治着這地面的，本來是個姓謝的區長。因為他為人陰險惡毒，並且長着一個老大的屁股，所以老百姓管他叫「大尾蠍子」。

那時區公所裏的書記，就是昨晚招待我們的賈區長。他是小劉的乾媽的遠親，早年給天津的「牙行」兜攬山貨，倒也賺下三五畝地。近年因為「皇軍」封鎖「匪區」，財路斷絕，光景突然困難起來。還好，自己會寫會算，憑着這點本事在區裏混着「餬口」。因此小劉到乾媽家跑得殷勤，漸漸和賈書記打上交道，把區公所的實情，打聽得一清二楚。

不久以後，老百姓紛紛傳說，謝區長和八路有來往啦。可不是，一連兩個晚上，區公所的大門上都貼着一封游擊隊的信，上面還蓋着老大的紅印哩。

這是小劉寫的，無非和謝區長談些「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抗日事情。這可把「大尾蠍子」氣火了，滿街裏大罵起來：「好狗×的，竟敢惹到老子頭上來啦！小心點，別落到我手裏！」

而小劉果真來了。在吃晚飯的時候，他帶着兩個「公人」打扮的夥伴，直闖到區公所的正廳裏，門口還留下一個人，守住四輛自行車。

「大尾蠍子」想不到這一手。三個「客人」都帶着短槍。那兩個「公人」模樣的在

飯桌邊儘管纏住吃飯的人，不讓遠走一步。自己却給小劉拉到房裏去，談起『知心話』來。小劉問他：『那兩封信收到了吧？』

當下『大尾蠍子』奈何不得。他自然也不怕會出多大亂子，碉堡離這裏，不到五里地。他只冷冷地說：『收到了。咋？』

『我就是××游擊隊的小劉。早想和你談談。咱們在這裏來回走動不大方便，日後想常到貴區借個住處。你是一區之長，還請多多照顧。』

『這是什麼地方呀？』區長登時沉下臉來，用鼻子哼了幾聲。『日本人常來常往的，我不敢留，你們也不敢住啊！』

『抗日就不怕鬼子！』小劉也火起來了。『你留也要住，不留也要住！』

『那你們來吧，不要命的儘管來。』區長一扭頭就返回客廳。小劉隨在旁邊，當着衆人的面，對他說：『好，明天就來，還請多費點心。』

聽他口氣，不過是嚇唬嚇唬罷了，小劉向夥伴們遞個眼色，立刻撒開腿閃出大門，一道跨上自行車，剎那間去得無踪無影。『大尾蠍子』絕沒想到，這幾個不要命的傢伙，第二天又找上門來。

當時太陽還沒落山，他們穿着一色夜行衣，大模大樣的走進區長房裏，見了『大尾蠍子』就說：『事情就這樣辦吧，先在這裏歇歇。晚上請多操些心。』

這簡直是找死嘛！謝區長當下滿口答應，端茶遞煙的，客氣得很。還親自跑廚房，

吩咐做一席酒菜。暗地裏却給憲兵隊長寫了一封緊急密報，派專人悄悄送走。

這幾天，『王八太君』正在離城八里地的據點，整頓守備倉庫的偽軍。拆開密報一看，正是他日夜不忘的仇人。兩年來爲了追捕小劉，不知費煞多少苦心，這會子怎肯輕輕放過？趁着天氣尙早，立刻集合起三十幾個精悍的憲兵隊，全部騎上自行車，直奔上區公所的大道。

夏天的黃昏特別長，趕到村邊的時候，彩霞正燒得火紅。自行車隊分成兩路，像鉗子一樣朝村莊圍攏。

但是他們晚了一步。村口『拍』的響起一槍，跟着衝出來四輛車子，向東死命逃去。腰間短槍上的紅綢子飄帶，一股勁在風裏飄着。

看着這四股子紅飄帶，『王八太君』更加眼紅了。三十幾輛車子緊緊跟在後面，嗖嗖的子彈像蝗蟲一樣擦過他們身邊。

游擊隊顧不上還槍，儘管在小路上拐來彎去，繞過五六座寨子。憲兵隊却走的平坦大道，眼看着越追越近，天快黑的時候，他們只相距五六百步。

游擊隊顯然是着慌了，不提防給一片麥田擋住去路。他們只好往左一拐，衝向牧場的窪地。

這可碰到死路上了，牧場前面橫着蕩蕩的河水，旁邊竟是一片泥濘的葦子地。唯一逃命的地方，只有牧場盡頭的青紗帳。

他們果然擄掉自行車，準備從那裏溜掉。「王八太君」看穿這一着，馬上帶領一股憲兵，繞到高粱地邊堵截他們。

牧場的確是條死路。但是走進死路的不是他們，却是氣勢兇兇的憲兵隊長。——他完全沒有想到：高粱地裏會突然飛出十幾顆手榴彈來。好幾個「皇軍」當場在濃煙中滾下車子。

「王八太君」這時才知道中計了，他們已經陷入游擊隊的伏擊圈。牧場響徹了殺聲和亂槍聲，黑夜裏摸不清到底有多少八路。……

整個晚上，平川地沒斷過槍聲。碉堡裏響着機槍，火車站響着機槍，野地裏久久還響起一兩聲游擊隊的冷槍，直到第二天晌午，鬼子才敢走出崗樓，到四鄉清查戶口。

憲兵隊一共死傷七人，丟掉十來部車子，——這還不大要緊。最糟糕的是把個憲兵隊長給丟了。打電話到各據點去問，沒下落；派人到附近各村去問，也沒下落。急的「大尾蠍子」到處亂轉。好容易在葦子地的泥水中找到了。「王八太君」已經給炸的遍體傷痕，渾身滿是鮮血和污泥，只好用擔架把他抬到城裏。

「王八太君」在病床上，氣的兩眼直瞪，命令憲兵隊立刻把「大尾蠍子」捆住，派人到「模範區公所」搜查檢舉。結果證明他的判斷完全「正確」：賈書記領着密探打開區長的錢箱，發現裏面有一封游擊隊給他的密信，其中有一段說：「我們已經佈置停當，決定後天動手。成功與否，全仗仁兄此舉……」

『後天』恰恰是憲兵隊長中計的日子。於是這個當了五年『模範區長』的『大尾蠟子』，當場在病床跟前，被『王八太君』親手用左輪打死了。憲兵隊給縣長推薦的新區長，就是昨晚殷勤招待我們的、常和小劉來往的賈書記。

游擊隊的家

『大尾蠟子』死了以後，游擊隊常常隱蔽在小劉的乾媽家裏。她是個姓馬的老寡婦，今年已經六十二歲了，雖說長的一頭霜樣的白髮，精神可硬朗得很。他本來有一個獨生兒子，和小劉一般大小，一起在邊山打游擊。不幸給鬼子打死了。聽到這消息以後，老太婆哪里敢當衆哭一聲？敵清查戶口時，他不是說她娃娃給人打零工，就是說出門做小生意去了。自從賈書記當了區長以後，她兒子的居住證，便貼上小劉的照片。她把這年輕的游擊隊長認着乾兒子，口口聲聲對他說：『好我的娃咧，別忘了給你媽報仇啊！』而她自己呢，也變成一個勇敢機智的『暗八路』了。

去年夏天，小劉打扮成個趕集的模樣，獨個兒騎自行車到城裏去，向買賣上的朋友探聽消息，想不到大街上貼滿了憲兵隊的告示，懸賞五萬元捉拿八路探子。維持會裏的人告訴他：憲兵隊的便衣馬上全部出動，到城外各大路口搜查行人，勸他在城裏暫住一天。

可是邊山正等着他的情報。爲的不叫便衣注意，他趁着還沒散集的時候，順着直通車站的公路出城，在鐵道上走了十幾里路。好容易抄小路轉到『治安區』最後一個村莊，只消把車子往人家一寄，就可以拐進山裏。

但村邊突然閃出來一個小孩，到跟前向他擺了擺手，跟着用手指比了個圓圈，又忽的閃到矮牆後面去了，剛把車頭煞住，小劉立刻發現：村裏街那頭正巡邏着三輛自行車，明眼人看得清楚：他們全是憲兵隊的便衣。

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小劉懷裏正揣着一支『大鷄頭』。他只好打村邊岔到另一條大車路上，又朝着鐵路的方向駛去，打算躲過便衣的眼睛，可是，他立刻感到壞事了：不管從城裏的鐵路上哪個村莊，他現在走的都不是正道。

果然，那三輛自行車隨尾追上來，吆喝他立刻停住。他聽得出爲頭那個，正是他的死對頭『王八太君』。

小劉自然不會停下來，他的兩腿一加勁，車子便風一樣疾飛起來。他向前俯着上身，避開頭上的子彈，瞅準一條穿到高粱地去的小路，轉眼間便消失在茂密的葉叢裏。就在這剎那間，小劉突然從車上滾到路旁。他想去葉叢深處跑，剛直起身又給絆倒了，這時他才發現自己的大腿已經掛彩，鮮血一股勁往地裏淌着。他只能用手爬着走。

不過小劉沒有遠去。他把『大鷄頭』握在手裏，咬着牙解下腰帶，伏在地上包紮傷

口。

一顆腦袋探在青紗帳裏，正好和他打個照面。小劉滿肚子的冤氣，登時湧上頭來，就勢揚手一槍，正中他的面門，把他後腦瓜炸開一個鷄頭大的窟窿。——這就是『大鷄頭』短槍的來由，當場把『王八太君』嚇住了。他伏在地稜旁邊，沒頭沒腦的打着亂槍，招呼着四下奔竄的憲兵隊。

野地裏完全混亂了；四下震起驚心的警笛，敵人的車子隊和騎兵聞聲趕來，打從滿地裏亂跑的人堆衝過，一路上響着嗖嗖的槍聲。當時正碰上城裏散集，好些人不是給騎兵撞倒，就是給流彈打傷了。等他們把高梁地完全包圍住的時候，裏面却空空的沒有半點痕跡——小劉早用土把血跡蓋住，爬到葉叢的盡頭，把肩上的自行車往池塘裏一扔，拐着腿混到亂人堆裏。

一連三天，『王八太君』親自到各村『清鄉』。我們現在住着的院子，自然也不能例外，他剛剛走到街門，就給馬老太婆一把拖住，連哭帶叫訴起苦來：『我的好『太君』呀，你們打八路，爲啥把我的娃打壞啦！你瞧，』她把『王八太君』拉到房裏，指着炕上一個病人說：『要是我娃有個三長兩短，我這條老命靠誰去？』老太婆一顛滾到地上，滿臉鼻涕眼淚，跪在『太君』腳下。

『王八太君』會說一口漂亮的本地話。他一面安慰着可憐的老太婆，一面探問着事情的底細。

原來她兒子前兩天到城裏趕集回來，不巧在路上碰到「皇軍」捉入路。這個十八九歲的娃兒，就給「皇軍」的流彈，在左腿上打穿一個大窟窿，把一襠子的海鹽和新領的購買證也給丟掉了。要不是給相識的碰上，她老人家還不知道她娃倒在半道呢。

「王八太君」掀開被子，被裏和炕毡給血水濕了一大灘。這個瘦小的青年，顯然是流血過多，面孔乾成黃蠟一樣。因為請不到醫生，現在已經神智昏迷，上氣不接下氣了。看看他那灰白的眼珠，馬老太婆又傷心地哭起來。

憲兵隊長對「良民」一向是很「親善」的，他常常在街上抱起誰家的小孩，就給他吃香甜的東洋糖果，常常在「敬老會」上，給「支那老人」認乾爹乾媽，現在他把戶口冊和居住證仔細看過以後，又裝一副慈悲面孔，把馬老太婆的娃送到城裏的軍醫院去了。

這個「娃」就是小劉。他在敵人的醫院整整住了兩個半月。等到完全養好以後，又坐上火車回到他乾媽家裏。……

第一張抗日佈告

在日本軍醫院的兩個月裏，小劉常常吃到他乾媽的掛麵和雞蛋。每隔十來八天，馬老太婆要提上一隻小籃子，帶上些好吃的去探望她娃，捎回家幾件洗換的髒衣服。掛麵

裏夾着偵察員的情報：「治安區」環境異常惡劣。

原來敵人正在進行所謂「三清運動」：「清鄉」，「清政」，和毒品官賣的「清毒」。龜太郎兼任縣裏新民會的最高顧問，他手下三個便衣隊長，老百姓叫做「黑狗」的，每天領着一批武裝的流氓「料面客」，到各村檢舉「不穩分子」。戶口重新登記，各村組織「五家連環保」，只要有一個人「通八路」，全保立刻被殺光燒光。村公所，有「窩藏八路」的「不穩分子」，由村長完全負責，除了殺頭以外，全村還要罰款五十萬元。

但這些都不打緊。別看鬼子兇煞，總是睜眼瞎子。就說那「王八太君」吧，穿上老百姓衣服，說起本地話，倒也蠻像這末回事。不過他再刁總是外路人，怎摸得清老百姓的底細？反正住在「治安區」，少不了要受鬼子糟蹋，只要出幾個錢，挨一陣打，天大的事情也胡亂過去了。

◎倒是那班「二鬼子」黑狗不好應付。他們原是流氓出身的「地頭蛇」，村裏有什麼明來暗往的事，很難瞞過他們。這起人早先抓住一些把柄，不過想敲詐幾個黑心錢，任自己嫖喝玩樂。現在依仗着鬼子「清鄉」的勢頭，益發大膽起來。捉拿小劉的懸賞從五萬元增到十萬。把他們連眼珠子都弄昏了。也不顧日後死活，在村裏勒索罷又回憲兵隊告密，樂得兩頭賺錢。

其中鬧得最兇的，要算那個外號叫做「黑三」的便衣隊長。早先他在「主張公道

團裏當「狗腿」，原是給人鋪床疊被掂夜壺的貨色，常年吃的冷飯殘羹，披的破襖爛褂。自從混到便衣隊後，居然穿起黑緞子長袍，在「王八太君」手下當起便衣隊長。不出兩年，竟搞下一座花牆院子，六七十畝臨河水地，常常在城裏包下一個「相好」（姘頭）。

原來黑三的財路比旁的「黑狗」多一條：去年他到太原新民會受訓的時候，捎帶加入了閻錫山的「革命同志會」。從此破一個案子，到兩「家」拿賞錢，這樣好的差事上那裏去找？——於是他把心一橫，沒日沒夜的到各村亂竄，一心要在八路身上發財。

偽組織人員大批被撤換，監視，平常最守本分的「趕嘴」（混飯吃）漢奸，也免不了挨打受罰，和游擊隊有過來往的人，起初游擊隊找上門來，他們還報告些情況，想辦法把你隱藏，或者指點條門路，連夜打發你走。後來索性避開不見，免得招惹禍事，小劉的兩個偵察員，就是因為找不到地方隱蔽，落到黑三手裏。

重陽節那天，馬老太婆又提上一隻小籃子，到醫院去探望她娃。這次帶的食品特別多，老太婆也特別高興。因為小劉已經可以下床走路了。看見她娃吃的又香又甜，益發樂的說個不停，把些鷄毛蒜皮大的家常事，唧唧的扯了老半天。還說誰家的姑娘走了紅運，給便衣隊長黑三看中啦，不多久就要成親，現在「皇軍」又去「掃蕩」邊山，地方平安無事，那姑娘過門時才熱鬧呢！

小劉是個年輕人，聽着這些事情，自己呆呆的胡想起來，儘管歪在床上，抽着他媽

送來的紙煙。——自然，他有他的心事。小劉點燃最後一根紙煙，傻楞楞地拆開香煙壳子，手中來回翻弄，不時瞅着盒子上的美女。弄的房裏的人，都哈哈的大笑起來。

年輕人很不好意思，紅着臉把美女搓成一團，跑到茅房去了。轉回的時候，大家還儘打趣他呢。小劉羞的拾不起頭，連忙換下身上的髒衣服，塞進他媽的小籃子裏，趕緊把馬老太婆送走了，飯也不留她吃一頓。

髒衣服的口袋裏，有一行寫給游擊隊的鉛筆字：「無論如何，再堅持五天。」

過了五天，他自己也坐上火車，離開日本軍醫院，回到乾媽家裏。

村裏正忙着給黑三「送禮」呢，附近二十幾個村莊，都收到了便衣隊長的結婚請帖。這就是說：「廟上」又要按敝攤派「禮金」了。這回送禮和往常大不相同：「三清運動」剛剛結束，誰敢得罪「黑狗」們半點？黑三又是「王八太君」最得意的人，要是他嫌禮「薄」給「退」回來就糟糕了。所以這個不到五百戶人家的小村，除開一萬元「禮金」以外還有鷄鴨豬羊，香煙陳酒，足夠滿滿一大車。只是還缺些「猴頭」蘑菇之類的山珍，一時沒法買到。可巧小劉回來了，「廟上」的人知道他是這路買賣的行家，無論如何一定要他到邊山跑一趟。

可是「皇軍」正在那裏「掃蕩」，小劉那能去？無奈村長百般央求，並且給他打了一張通行證，只好勉強答應下來。

其實，這是小劉求之不得的事情。他正想親自跑回邊山一趟。因為「掃蕩」的敵人

已經深入根據地，外線作戰的八路軍主力，正向游擊區轉移，先頭的偵察部隊，急需知道鐵路沿線的情況。於是小劉在那裏美美的談了兩天，然後留下黑三結婚的確實日子，才給村長捎回滿滿一褙子的山貨。

黑三的新房就在鄰村，過去是當地「八大家」之一的院子，裏裏外外共四處大廳，十六間廂房，本來就是「四六櫛毡鋪滿炕」的人家，這會子又糊窗粉牆，張燈結綵，把附近各大戶的傳家好木桌椅，連夜用大車借來擺設。到那裏支差的民伕，每天不下三五十個。

臨到大禮那天，更是排場得很，四鄰村莊辦酒席的掌勺名手全找來了，廚房佔掉一座院子。連同幫忙跑腿的雜差苦力，何止一兩百人。從後晌到半夜，四十桌酒席一場緊接一場，先是各村「廟上」的公事客人，接着是女家的親朋好友，趕到二更時分，憲兵隊和警備隊上的人才陸續退席。只剩下三二十個知己朋友，還在猜拳喝酒，灌得黑三麻裏麻糊，好容易把這起吃喝朋友打發走了，已是三更時分。兩口子這才能轉回洞房。只有廳上七八個民伕，還在悄悄地收拾殘杯碗盞。

到底黑三的喜事比旁人不同，剛睡下又有「客人」鬧房了。——黑三突然給碎心的轟響驚醒，接着房上震起一陣殺聲。

黑三雖然喝的爛醉，却是耍慣槍桿的人。他一翻身跳到炕沿，枕邊的左輪已握在手裏，就勢把桌上的綵燈掃到地上，把臉湊到門縫旁邊。

住在前院的十幾個便衣，分明是給游擊隊包圍了。原野傳來幾處機關槍聲，縣城的方向正響着迫擊砲。正廳却靜靜的沒有半點聲音，黑三從門縫裏看見幾個民伕，連爬帶滾地跑向柴院的邊門。

這是一條翻牆逃走的活路。黑三摔掉身邊的新娘子，打開房門，跟着往邊門衝過去。剛剛跑到正廳，却一頭栽到地上。原來門邊伏着一個民伕，朝他後腦打了兩槍——這個民伕就是小劉，他和幾個游擊隊已經在這裏幫忙好幾天了。……

第二天，老百姓在黑三的屍首旁邊，發現一張很大的佈告。這是當地抗日縣政權和抗日游擊隊的聯合佈告，上面列舉黑三兩年來的種種罪狀，然後「宣佈死刑並就地正法」。給宣佈罪狀的「黑狗」還多着呢，那一個是死心塌地的漢奸，那一個是脅從分子，佈告上都寫的一清二楚，「如能翻然改悔，本府當寬大為懷，不究既往，予以自新機會。若仍執迷不悟，定必追捕嚴懲，絕不寬貸。」

抗日佈告不是吹牛的。「王八太君」手下最壞的「黑狗」，全叫游擊隊捉定了，只剩下一個沒有着落。原來，他藏在野地裏的穀草堆裏，等到太陽老高，才爬出來跑回城去。剛到城門口，却給一輛自行車擋住出路，在城門上挨了一槍。

那騎車的渾身黑色打扮，只額角纏一道白手巾，槍柄上拖着一長溜紅飄帶，轉眼間消失在青紗帳裏。城門上留下一張抗日政府的佈告。

有人說那就是小劉。可是又有人說他親眼看見小劉在旁的地方。總之，從那時起，

每到黃昏時分，常常有和小劉一般打扮的人，獨個兒騎在車上，嘶唧唧的按着響鈴，打礮堡跟前飛過去，紅飄帶一股勁在風裏飄着，和當年「王八太君」所見的一模一樣。

——第二天走出礮堡一看，門上早留下一封抗日政府的信，指名寫給裏面的偽軍：「如再爲非作歹，黑三就是榜樣。」……

老百姓說：小劉身上有本「生死簿」，所有大小漢奸的名字全記下了。誰做下一樁壞事，就給記下一個黑點。做好事的不埋沒，給你記下一個紅點，等將來再算總賬。這「紅黑點」比閻羅王的「生死簿」還靈呢，連偽縣長也給他手下的人說：「趁早少造點孽吧，給來日留條後路！」那些做過虧心事的人，更加到處找門路給八路說情，從此假意當漢奸，真心打日本。但求能混口飯吃，有啥吩咐一定照辦。

……所以那個警備隊的曹隊長（剛才和鬼子闖到我們住的院子裏來的），看到「公人」向他比個「八」字以後，趕忙把日本兵「胡弄」出去。事後還託人，向我們道歉呢。

修渠工頭

……當天黃昏，小劉帶上武裝工作隊，離開馮老太婆的家，從敵人的運糧渡口過河，向另一個區公所走去。

雖然河面很窄，水却深過胸際。往年每到秋收，總要架起一座來往大車の木橋。現在敵人爲了封鎖『匪區』，已經好幾年沒有修橋了，只在渡口造了一隻大頭板船，在白天擺渡糧車。每到黃昏時分『反共自衛團』便用大鐵鍊把船鎖在對岸的一顆大樹邊，拿鑰匙到據點去交代差事。所以我們必須不遲不早，恰恰在糧車剛剛過完，渡船還沒轉去的時候趕到那裏。

渡口的村莊有幾條通往碉堡的大道，上面正來回跑着幾點黑影。那是區公所派出來查哨的自行車，每天從這時候起，他們整夜到各村巡邏，向『反共自衛團』的崗哨收集情報，隔上兩小時便向據點報告一次。其實他們都是我們的流動警戒，敵人最後一班糧車剛剛下船趕進渡口的村裏，自行車便把我們從村邊引上渡船。

河那邊同樣有好些自行車在遠處巡邏着，監視着碉堡的方向。只要他們不跑過來，我們儘管按照原定的路線走。

區公所的大門兩側，橫着兩行白粉刷的標語：『肅清共匪建設東亞共榮圈』，『確保糧食鞏固華北兵站基地』。區長共有兩個：一個是五十模樣的老頭，另一個却是不到四十歲的中年人。

這個中年區長，在身份證上是區公所的書記，老百姓却管他叫老李。在這一帶，『老李』是『抗日區長』的別名。整個區的『反共自衛團』，都是他手下的抗日游擊隊。旁地方的『自衛團』，老百姓沒有不背着他們罵『黑狗』的，對於老李手下的人，

他們却當着家裏人一樣，不管半夜三更，風裏雪裏，只要放哨的往後牆打個暗號，恁誰都會立刻開開大門。因為他們知道：『老李』的人又來了。——武工隊就這樣子在自衛團的掩護下，到各村活動了三個晚上。要知道老百姓爲什麼對老李和他的『自衛團』這樣親切，必須提起兩年前的一個修渠工頭。

那時候敵人正在趕修碉堡。從春天到秋天，地裏看不到一個莊稼漢，他們都到據點當『苦力』去了。河邊的好地變成了沼澤，因為堤壩早已崩塌；地勢高的莊稼旱死了，因爲沒有人修渠引水。往年這一帶肥沃平原，給河水養的黃金一樣，現在却旱的旱，潦的潦，大半莊稼沒打下顆粒。大戶們還有些餘糧窮對付；十來八畝地的小戶人家，繳罷田糧就連糠也吃不上了。災民們只好到野地偷採些苜蓿草，熬細湯胡亂充饑。

但是苜蓿草是大戶們種來餵牲口的。好些人爲了一筐苜蓿，叫『廟上』當土匪吊在樹上，吃整整兩夜苦頭。

正在鬧饑荒，城裏傳來了一個好消息：縣公所要給區上撥一千斤賑濟糧。果然，不幾天來了二十幾個賑濟大員，一路上宣講『皇軍』的恩典。大員們親自下鄉宣撫災民，這事情非同小可，所以區公所和各村的村公所，莫不大擺酒席，沿路接風，以後又一站一站的，用酒席把他們送回縣城。

這樣子鬧了五天，災民們也眼巴巴的等了五天。趕『廟上』把招待費算了算，一千斤賑濟糧還不夠開銷。老百姓得到的不是糧食，却是攤派酒席的條子。

於是，地方上的父老們，莫不唉聲嘆氣，議論着這個大饑荒。當時有一個人說：「今年鬧災，窮人受困，明年再鬧災，富戶也活不成啦！」的確，不管年成豐歉，到時候「皇軍」總要催糧起款。老百姓打不下糧食，區公所拿啥去交代差事？「皇軍」把人殺絕，也殺不出白麵來呀！——這個人從前做過修渠工頭，於是他給大戶們出個主意：叫災民修築壩，別再誤了今年莊稼；大戶們勻出些粗糧糠粃，借給工人養家活口。苜蓿草就讓窮人吃些，反正救災修堤，大家都有好處。

這個辦法的確不錯。地方上不分貧富，一致公推他出頭包攬這個工程。敵人自然也不反對。反正打下糧食還不是「皇軍」的！

整整五年，這工程從來沒人管過，如今一旦完工，平川也變了模樣。看着遍野綠油的青苗，誰能不感激這個工頭呢？可是，「治安區」到底是敵人的「治安區」，麥子還沒結穗，縣裏又來了徵糧公事：除開田賦照徵不算，每畝地另出二十斤「派購糧」，按官價「賣」給「皇軍」入倉。把賬目合算合算，秋後就沒糧食下鍋了。

於是這個好心腸的工頭，又把大家邀集一塊，商量對付辦法。有人說：反正活不成了，乾脆把八路請來打狗日的吧！

大戶們連連搖頭說：「罷啦！罷啦！這幾年光鬧個日本就夠我們受的，再鬧來一個「共產」這日子還過得成！」——原來這裏的老百姓，五年來沒有見過八路軍。他們整天聽到的，只是「殺人放火吃大戶」的「共匪」，在山裏「共產共妻」。他們絕想不到

到：這個修水工頭老李，街坊上無人不敬的大好人，恰恰是個八路。老李當衆站起來說：『我就是這裏的抗日區長。我出頭修水是爲的大家；我老李做好人一定要做到底，不能讓快到嘴的糧食叫鬼子搶光。只要父老弟兄們和我一條心，抗日政府自有辦法。要是說抗日政府不好，諸位儘管把我網到城裏。我老李死了也沒句二話。』

在場的人又是驚訝，又是喜歡，都高興的說：『像這樣的八路有陰怕的！』不幾天，『抗日區長』就在老百姓裏傳開了，每到晚上，總有三三五五的地方父老，找『老李』商量事情……

到了麥收季，地方上又出了亂子：青紗帳裏常常出現來歷不明的土匪，半夜闖進人家，把年青的男女架走，留封信『借款借糧』。信上一時說是『汪主席』的隊伍，一時說是『委員長』的部下。太原却傳出這樣的謠言，說『皇軍』要撤回日本，讓『閻瞎子』回來『坐江山』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老百姓也鬧不清楚。反正有人看見一輛奇怪的汽車，從封鎖溝那邊一直開到城裏，歇在縣公署大門口。車上插一面小旗，寫着兩行小字：『知道的不准說，不知道的不准問』。不久以後，各村便收到什麼『中央軍』的『公文』，向每個保『借』餉五萬元。否則『部隊紀律無法維持』。老百姓出不起錢。於是綁票的事情越兇了。據點經常收到請願書，請『太君』每晚派隊伍到各村保護『良民』。

敵人自然不敢在晚上離開據點，半道上碰到八路不是玩的。牠也犯不着管這樣開

事：『中央軍』光打八路不打『皇軍』，搶的老百姓也不是日本人。這樣夜夜綁票，倒顯得『皇軍』比『中國軍隊』好些。所以，儘管請願書天天不斷，甚至於據點的老百姓都被搶了，敵人還是毫不睬理。

麥子一天黃過一天，麻瘡的事情，也一天多過一天，那夥綁票勒索的土匪『中央軍』，這時候又帶上鐮刀藤繩，半夜裏悄悄溜過封鎖溝。把麥地裏的守夜老百姓綁走不算，連剛剛熟透的麥子，也給忽刺刺的割走一大片，連夜揩過封鎖溝去。起初搶麥的只有十來八個人，往後就成羣結隊，三五十個不等，趕到『中伏』天氣，土匪軍索性在村裏抓定一二百個壯丁，天天叫他們磨鐮刀，搓藤繩，準備大搶一下。

這風聲越傳越兇，眼看着不出一兩天，土匪軍馬上就搶過來了。區公所一天給據點送四五次緊急情報，請『太君』給『良民』做主。自然，老百姓也知道，向敵人請願是白費力氣的。他們早和老李商量好了，趁着土匪軍還沒準備好，趕快『先下手為強』，把封鎖溝附近的麥子，連夜收割精光，埋藏起來。然後將計就計，發動各村『維持會』和士紳父老，親自到城裏向『王八太君』請願：『皇軍』再不派隊伍到各村保護，今年的田賦就沒法徵了。

這時候『王八太君』才着急起來，可是他有什麼辦法呢？據點裏的守衛部隊總共只有這些。於是『良民』失望了：『餓死咱們事小，「皇軍」可不能不吃飯呀！』地方父老唉聲嘆氣，跪在『太君』面前，求他給『良民』作主。

「王八太君」沒啥好主意。他搔搔頭皮說：「還是你們自己想辦法吧！」

「良民」自然有辦法。他們說：只要「太君」給各村發些槍，他們可以自己組織「反共自衛團」，保衛家鄉。

敵人自然不會給中國老百姓發槍。士紳們又請求讓「自衛團」使用土槍土砲。

「王八太君」想：土槍是打野鷄和兔子的，壞不了事。就滿口答應下來。於是，抗日區政府的秘密游擊隊建立起來了，他們和「自衛團」員一樣，掛起「新會青年團」的證章，打着「反共自衛團」的旗子，在村裏公開活動。到了晚上，土槍裏却摻雜着小劉送來的步槍……

從此，那些土匪軍隊再不敢隨便綁票搶糧了，敵人也輕易不在晚上離開砲樓。因為老李的「反共自衛團」，說不定什麼時候換入路軍的草綠色衣服，拿上快槍，在半道上埋伏一傢伙呢。

軍糧橋

我們到區公所的晚上，老李得到一封緊急的祕密情報：敵人計劃在這個區搜刮五百石糧食，預備五天內強徵完畢。果然，第二天縣公署來了一道通令：各戶糧食一律交到糧倉，由「皇軍保護」，說是為的「防止共匪搶糧」。今後發現誰家有三天以上的餘

糧，一律以「通匪資敵」論罪。至於各戶口糧，以後按每人每天一斤的定額，憑「配給證」到據點糧倉領用。

今年敵人徵糧，現在已經是第五次了。田賦很重自不必說；今年縣裏又出了新花樣，要每畝地「賣」給「皇軍」三十斤「派購糧」，按地畝冊子催徵。按照官價，每石只給十八元「聯銀券」，還抵不上五斤雜麵。這且不說，縣裏又把糧價折成所謂日用品，「配給」出糧的人家。有一個窮戶好容易湊上了兩石「派購糧」，得到的却是半條紙煙，一盒洋火，四兩海鹽，再就是一條不到三指寬的白洋布，連打個補釘都不夠的。

這裏的地一年只能種一遭，種下麥子就誤了秋莊稼。可是官家不管這些，收過夏糧的照樣要收秋糧，夏天（夏收季）「派購」過的秋天還得「派購」。一份田產竟要出四份負擔。有一個名列「八大家」的士紳，家有三頃多好地，往年光麥子就可以打四十來石，是個常年不斷「好麵」吃的有名「騾子戶」。可是今年才過罷「麥天」，竟然就吃起雜糧、「紅麵」來。——當地流行三種麵食：純粹的麥粉叫「好麵」，中上人家可以從這個麥天吃到下一個麥天；即使小家窮戶，每逢年節喪喜或者親友上門，也要吃頓把這種「虛華糧食」。較差的是黃豆菜豆摻和的「雜麵」，一般家常便飯總少不了它。最壞的是黑豆高粱的「紅麵」，通常直把它煮成血紅的「糊糊」做豬食，除非青黃不接的時候，小戶人家也是不大吃的。想不到現在連雜麵也變成「虛華糧食」了。秋天，這位士紳給他兒子辦喜事，在席間對親友們苦笑着說：「欣逢吉慶，吃紅「扁食」（餃

子)，還請多多包涵！」原來敵山西派遣軍通令把白麵列爲「軍用品」，不准「流通民間」。主人只好用「雜麵」包餃子請客。可是就連純粹的「雜麵」也吃不起了，裏面摻和了些當年喂豬的「紅麵」，所以餃子剛剛下鍋，清湯也染的血紅。

老百姓常常說：「再不掀掉這塊石頭大石，咱們快連氣都透不轉啦！」——他們把碉堡叫做「壓在心頭的大石頭」，把火車站的糧食叫做「填不滿的坑人圪洞。」早先鬼伙把你的命根挖掉，老百姓還有活的！雖然上門搜糧的偽軍，口裏說以後可以拿「配給證」按口領回，可是這些鬼話有誰相信？火車站沒日沒夜的空車來、滿車走，兩年來倉庫從未滿過一天，反正「鬼子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完了還要拿你骨頭熬油呢！」他們只有日夜盼着老李，趕快想個對付辦法。

過去老李是有好辦法的：鬼子要十石只出三石，叫催糧的偽軍能夠將就回去交代差事；另外給他們使上幾個錢到鬼子跟前說上幾句「良民實在出不起」之類的好話，就可以胡混過去了。或者叫「自衛團」化裝成八路軍模樣，埋伏在青紗帳裏，待糧車過來的時候，朝天上打一排空槍，警備隊便趁勢一閃而散，讓老百姓把糧運回家去。只消偽軍給鬼子說：「碰上了大大的八路的」；區公所再打上幾個被劫的情報，這事情也就沒人追究。

現在這些却不行了。老區長親自到縣裏說情，挨了幾頓好打，鬼子還是不買賬，非

要全部交清不取。假埋伏也不頂事，因為催糧的警備隊，身邊常跟着三兩個日本兵，做假不得。爲了這件事情，老李特意和小劉商量，把邊山的武工隊找來，一起謀慮個新辦法。所以老李看到我們以後，非常高興，連夜開了一個會，把對付敵人的計劃定出來了。現在所差的，只是怎樣在河上架一座能走大車的大橋。

動工架橋並不困難，困難的是叫鬼子不知道修橋是咱們出的主意，爲了這件事情，老李叫老區長再到縣公署跑一趟。

第二天，老區長一早進了縣城，未見縣長之前，他在大街上來回轉了兩圈，正愁無法開口，恰好碰到衙門裏兩個「公人」。他們把老區長拖進酒館，嘻皮笑臉的硬要請他喝兩杯——這樣的「請客」已經不是第一次了；起初只是三個人對面猜拳，不多會警備隊和便衣隊上的吃喝朋友，也三三五五的跟着溜進來。等到肉飽酒香，座上已經是二十幾個人。

老區長和往常一樣搶着把賬記在自己名下，臨走時又抹着油嘴說：「辦完公事再陪諸位再喝兩杯！」——這筆錢不是白花的，他咬着耳朵給「公人」說了幾句話，請他們先到縣長跟前。然後自己才隨尾進了縣公署，哭着臉給縣長求情：並不是故意延誤公事，實在因爲擺渡運糧太慢，一時難以繳齊。

剛才還一道喝酒作樂的「公人」，現在却板下面孔，「啪嗒」的給他兩個耳光：「你這老狗還賴，不把公事放在眼裏！」——然後回過頭去給縣長說：「就叫他回去架

道大橋，按時把糧交清，再胡賴網到憲兵隊去！」

這個主意不壞，於是縣長當面口諭：限令三天內修起軍糧橋。

聽到這個消息，老百姓都叫苦起來：修起軍糧橋以後，警備隊不知一天要來跑幾遭呢！可是老李給各村的親筆通令，却分明寫着「日夜動工。……各村自衛團親臨監督，限三日內全部完成，不得有誤。」——老百姓都知道：「不得有誤」這四個字，和平常公文上的「格殺勿論」不同，凡是「格殺勿論」的公事，只是貼在牆上給鬼子看的，老李一定另有口頭指示。這「不得有誤」却是抗日政府的命令，儘管放心照辦。莫非是老李一時寫錯了？派人當面去問，回話還是「不得有誤」……

大橋完工的時候，正是第三天黃昏。老區長把一車車的糧食，當面點交給警備隊的曹隊長，區公所附近還停着幾十輛空大車，明天再一併把欠賬交清。

不知是糧車太重，還是新橋修的不結實，頭裏那輛車忽然在橋當間陷住了。押隊的曹隊長（前幾天我們在馬老太婆院裏碰到的），平常對人倒蠻和氣，這會子却連打帶罵，吆喝着趕車的苦力，連夜修橋。好容易把橋面舖平，已經是一更時分，警備隊第一次在月亮下，往火車站押送糧食。

這是老李和武裝工作隊佈置了三天的圈套：糧車在火車站附近，突然中了游擊隊的埋伏。那是小劉的隊伍，他們沒打手榴彈，只朝半空放了幾排槍。可是警備隊裏的兩個日本兵，却栽倒地上——跟在他們身後的偽軍，早準備好要收拾他們了。警備隊和小劉

的游擊隊，一股勁響着亂槍，掩護着趕車的老百姓，把幾里地長的糧車，又順着軍糧橋趕回去。

他們沒有把車子趕回家裏。過去兩個晚上，武工隊幫着各村的老百姓，在野地挖下數不清的祕密小地窖。他們把一袋袋糧食裝到裏面，蓋上三四尺土，跟手用犁頭把地耕平，再看不出半點痕跡。……

掀掉心頭的大石

火車站昇起一朵紅色的星花——這並不是敵人求救的信號槍，這是小劉親手打的信號槍。這星花給外線作戰的部隊說：『我們已經動手啦！』

原來隱蔽在邊山的八路軍主力已經同時向鐵路沿線祕密挺進了。包圍火車站的部隊，首先向碉堡攻擊，機關槍和迫擊砲，剎時間把明晃晃的車站打的漆黑。

自從敵人進山『掃蕩』以後，守備糧倉的偽軍只剩下一個小隊。白天曹隊長又帶走了二十幾個人過河催糧，留在碉堡裏的只有三十來個警備隊和一個監視他們的『真鬼子』。急的那姓王的隊副到處搖電話請救兵，可是所有的電話全給破壞了，只是通縣城的還可以講話。我們故意留下這一條線，叫電話員搭上一架機子，在鐵路上偷聽了一整晚。

這邊說：「趕快派救兵來，真八路下山啦！」

那邊說：「不行的，這裏也有八路的！」說話的是個日本翻譯官。

「車站是主攻方向啊，倉庫出了事，你們能負責？」

「胡說！」說話的換了個中國人。「主攻方向在我們這邊。丟了縣城誰負責？」

「那末，趕快調兩門大砲來吧！」

「砲是有，就是沒砲彈。」

「要空砲幹鳥啊——昨天不是才到兩百發？」

「我們還不夠呢。——好，給你們二十發。」

「二十發頂毬用！最少五十。」

「最多三十。不要算毬！」

「好狗日的，三十就三十，趕快送過來吧！」

「什麼？「送過來」，說得倒容易，你不來隊伍我怎麼送？」

「我們能出來還要你的砲！」

「你出不了我就能出啦？不來取算啦！」

「那怎麼辦呢？」

「我也沒辦法。明天再說吧。」……

天快亮的時候，翻譯官又拿起電話筒，安慰倉庫碉堡的偽軍：「八路的——小偷偷的

幹活，太陽出來的，悄悄開路的！」

可是八路軍沒有「開路」。砲眼裏看的真切，鐵路上來回過着的，盡是灰色新棉衣的隊伍。肩上揹着一色全新的「三八式」，刺刀在陽光中忽閃忽閃的，看着真叫人心

寒。他們一樣有擲彈筒，一樣有機關槍，一樣有高頭大騾子馱着的小鋼砲……

遠處是八路，礮堡底下也是八路。他們靠在牆根，不斷的叫着偽軍的名字。急的警備隊一股勁在日本兵背後亂罵：「狗入的「掃蕩」八路軍，可把老虎掃到自己老家來

啦！」日本兵也嚇的躲在牆角，那裏敢再響半聲槍！

晌午，縣城開出來三輛汽車，直撲倉庫據點，車上滿是黃色制服的日本兵。看着來勢兇兇的增援部隊，死寂了半天的礮堡，又嘶吼起輕機槍來。可是八路軍的鋼砲，早在鐵路旁的哨亭邊等着了，待汽車快到眼前，突然迎面給它兩砲，把爲頭那一輛當場打

翻。其餘的看看不是路數，趕忙扭轉車頭，一溜煙逃回城去。……

礮堡下有人喊話了。這次是曹隊長的聲音。他喊着王隊副的名字說：

「還是繳槍吧，八路軍不會虧待你的——啥事情放在我身上。再不出來，打開砲樓就不好辦了。」

礮堡裏沒有聲音。曹隊長又說：「你是個明白人，難道鬼子垮了台，還會帶你到東洋做官不成！」

礮堡裏還是沒聲音。於是換了一個武工隊的同志說話，他是個四川口音的老八路，

他乾脆的說：

「你再死心當漢奸，咱們可不客氣囉！」

王隊副終於說話了：「不是我不願意」。他說，可是他的話突然中斷了，碉堡外面可以聽到；裏面響了兩下耳光。一面聽到日本人罵着：「八格！你的通八路的！」

於是外面的人吼叫起來：「把狗日的打啦！」「不要怕，打死他！」……
碉堡裏起了一陣騷動。

日本兵在樓板上呼嚕嚕亂滾着，不多會就沉寂了。王隊副說：「我們並不是真心當漢奸，只要能瞞住鬼子，叫咱做啥都行。這心事小劉隊長都知道的。」

小劉正伏在碉堡的外壕邊。他突然直起半截身子，面對着砲眼說：「我就是劉隊長，我命令你們馬上繳槍，要是你們真心抗日，就服從命令。要是不出來，就當漢奸辦！」

「可是我們的家眷都在城裏，鬼子知道了怎麼辦？」

「鬼子怎會知道！你們朝天放排槍就出來了嘛！就說你們是被俘的。鬼子能把他們怎樣？」

碉堡又沉寂了。太陽快要落山。裏面老半天沒人說話。小劉跳出壕溝，轉過身向後面下着命令：「六連長，把山砲拖過來！機槍排，進入陣地——」

話沒說完，碉堡裏早急的連聲叫道：「劉隊長，不要打！不要打！讓咱們商量一

下。」——終於，大家把反正的辦法談好了。黃昏的時候八路軍的迫擊砲，飛過礮堡上空，落在火車站裏，雙方的機關槍和步槍，在暮色裏向天空嘶吼着。等王隊副和他手下的弟兄，把日本兵押到外面以後，礮堡裏衝起一柱濃煙，接着千萬道火舌向外翻捲，慢慢的變成一條火龍，把這塊壓在老百姓胸膛的大石吞沒了。

火車站整夜在火光中。糧食跟前滿是黑壓壓的大車和老百姓。這條路他們走的太多了，這些『治安區』的良民，曾經在這裏平掉自己種下的幾畝青苗地，曾經把自己的磚牆樑椽拆下來，用自己的大車牲口運到這裏，從早到晚的當了整整半年的苦力，給『皇軍』修築起這座高大的糧倉。然後又整年的滿車子來空車子走，把自己打下的糧食倒進這個『填不滿的坑人圪洞。』——想不到現在却是空車子來滿車子走，火熱的紅光真個把心頭都照亮了。

站在大小路口的哨兵，有老李的『反共自衛團』，有剛剛反正的警備隊，有小劉的便衣游擊隊。有邊山上來的全副武裝的八路軍。『都是自己人哩！』趕車的『良民』對『自己人』說：『回頭把那坑人圪洞也給燒啦！』然後滿心滿意的用了一鞭，把滿滿的糧車趕走。

「反攻時別忘了先給咱捎個信」

等到「掃蕩」根據地的「皇軍」倉皇返回平川時，八路軍主力已經安全撤回邊山了。「治安區」和往常一樣，沒有一個「壞人」，「良民」恭恭敬敬的迎接「皇軍」，向那些下鄉「檢舉」的憲兵隊，哭訴他們的遭遇：八路軍把他存在糧倉的糧食搶光了，家裏的糧食也搶光了。碉堡裏的隊伍又不敢出來給「良民」做主。眼巴巴的看着十幾里長的糧車，給八路軍趕進邊山。……

可是老百姓自己言傳的，却是另外一種說法。雖然憲兵隊天天進村拷問檢舉，但是關於這次攻勢的故事，却很快的在鐵路沿線傳開了，遠近百幾十個村莊中，經常可以聽到類似的幾個傳說：

「八路軍真是神兵哩！不來時一個也不見，說聲來就到處都來了。」——在他們的心目中，邊山一向是荒涼冷落，走一天路難得碰到三五處人家的，哪裏是個養兵的地方？可是到了半夜，八路軍却像山洪一樣，順着河溝滾流下來，剎時間把縣城和碉堡都圍定了。當時縣公署正在開「統制糧食委員會」，太原來的日本顧問官說：

「小小的游擊隊的！」話沒說完，一顆砲彈正落在大院裏，會議廳的玻璃窗裏的粉碎。把開會的人嚇的全不知去向了。縣公署想請示顧問官——找不到；憲兵隊想請示顧

問官——找不到；警備隊想請示顧問官——也找不到。趕八路軍完全撤走以後，才看見他灰溜溜的，從誰家的草房鑽出來，滿頭滿身盡是麥楷。……

到底來了多少八路？誰也說不清。反正每個村莊都住有隊伍。那天晚上老百姓熬了廿幾石小米的稀湯，轉眼間給喝的一乾二淨。各村慰勞的烙餅，何止一兩百擔，全是羅鍋那樣大的。可是每個人才分到一小塊——就這樣子，好些隊伍還是沒有吃上。……

白天，老百姓的街門關得死死的，街上找不到一個『良民』。趕太陽落山，就不同了；老百姓悄悄伏在門邊，看看八路快到跟前，才忽的打開大門，把他們拖進家裏去。『咱也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啊！』一個老頭子對同志們說，『早先的日子是黑地裏不知天明。這會子看咱八路，心裏就有個指望啦！再苦也要熬到盡頭。』他把炕燒得暖暖的，舖上過年用的猩紅大棉毡，吩咐孫兒媳婦支起大鍋，滿滿蒸上五籠雜麵捲。

這是一個詩書傳家的大戶，孫兒媳婦輕易不到公公房裏，現在這老頭却高興的點起彫花座燈，把一家十幾口男女老小叫到跟前：『來吧，』他捋着花白鬍子說：『你們，也來看看咱八路是個啥樣。——咱們都是一家人嘛。』——他對八路軍說：『別客氣，讓咱一鍋吃飯！』……

炕邊坐着一個老太婆，忽然嘆起氣來。她是一個瞎子，因為三兒子給鬼子拉去當兵，兩年沒有音訊，把眼睛給哭壞了。她說：『我這輩子沒福氣，看不到咱八路是個啥樣啦！讓我摸一摸同志們，死了也甘心了。』她捉住一個戰士的手，像找到自己親生兒

子一樣，從兩手摸到肩頭，又從背脊摸到指尖，老半天問長問短的，捨不得放下雙手。……

有一對新婚不久的小夫婦，半夜裏給村長叫醒。那是八路下山第三天，村長在門外說：『皇軍打咱村過路，趕快起來燒水。』新夫婦正睡的甜蜜，待理不理地說：『這遭不啦！燒掉房子也不起來。』

不大一會，村長又跑來敲門，說是警備隊過路，好歹給燒鍋水。這可把新夫婦氣火了，捶着炕給村長說：『我那口鍋早叫挨刀的搗碎啦，還來找我家喝水！有種的把我的新鍋也砸了吧，今晚貴賤不起來。』

村長第三次跑到新房跟前，急得一股勁直跺腳，悄悄的說：『我的好人，是八路軍要回邊山啦！人家辛辛苦苦三天，臨走還不叫喝口水？』

新郎沒來得及點燈，披件棉襖就打開房門，反而埋怨起村長來，『你爲啥早不說？』新娘子，也穿好了衣服，忙着抱軟柴生火爐，把風箱拉的忽刺刺直響。可是八路軍已經過去了，新郎挑着水趕了五里地，才把隊伍追上，無論如何要他們喝罷再走。不久新娘也掂着小腳，喘呼呼的提來一桶開水。……

八路軍臨走那天，司令部來了個推車的老漢，說是給同志們送禮的，車上堆滿花生，紅薯，還有一隻鼓楞楞的大麻袋。八路軍知道敵佔區老百姓苦，貴賤不肯收下。那老漢滿心滿意的送來，那能夠白跑一趟！他一面走向車子，一面摸着鬍子說：『小意

思，不過是些土貨。」隨手解開麻袋，却是一個活人。

原來他是便衣隊的『黑狗』，在邊山給民兵打散，獨個跑回『治安區』，躲到老漢家裏。跑回城裏去吧？到處都是八路軍，不逃吧，叫搜出來又咋辦呢？想來想去，他終於答應給老漢一萬塊錢，叫他打扮成個走親戚的模樣，把自己裝在麻袋裏，用車子送出八路軍的警戒線。他知道八路軍對老百姓好，一路上果然平安無事。却沒有想到：『治安區』的老百姓『良心大大的壞了』，不稀罕這筆洋財，却把他當做『禮物』，白白送給八路軍。……

有兩個年輕的姑嫂，向來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自從八路軍打到平川以後，私下比劃着手勢，談着終身大事。小姑子說：『跟上這個嘛，倒是不愁吃喝穿用，就是不能到頭，跟上這個呢，光景是苦，却靠得住是長久夫妻。』——原來，在敵佔區，老百姓常常用大姆和食指說話的：把它們扣成個圓圈，是比的日本軍隊；伸開來成個『八』字就是八路軍了。有一個房東曾經比過圓圈說：

『從前平川地是這個的天下，把咱箝的透不過氣來。現在箝不住啦！東山把牠這末一扳，西山又把牠這末一扳』——她用另一隻手把姆指和食指往外扳直，變成另一個手勢——『平川就成了這個的——「廟上」有這個，砲樓裏有這個，到處都有這個。只是臉上還裝做個圈。等上面一聲號令，管保全都明着巴叉開來，把狗日的一個個又死！』

老百姓家裏很歡喜供着一張關公像。我們臨離開鐵路線的晚上，主人家指着牆上那紅臉赤心的山西古人悄悄的咬着耳朵給我說：「回去給總司令說：咱也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啊！反攻時別忘了先給咱捎個信，我年紀大啦，旁的事情做不了，總可出他十來八石反攻糧！」

一九四五年

踏破遼河千里雪

兄弟部隊

新年前後，我隨軍橫跨冰凍的遼河平原，和萬馬千軍擦肩來去，日夜滾滾的脚步聲和砲車聲，在無邊的雪上闖開一條條坦闊溜平的雪道，指向瀋陽。不時聽到戰士們這樣歡呼：

「看，兄弟部隊來了！」

沒有親身經歷「三下江南」和「四保臨江」的人，很難體會到這句話的全部感情。去年這個時候，蔣匪狂吠着「到哈爾濱過年」的嚴冬，保衛人民的東北首府的部隊，正在炸毀松花江北岸的鐵橋，拔掉鐵軌路基，在封凍的公路上挖掘防禦坦克的冰壕，而被隔絕的南滿，蔣匪正向僅有的臨江地區猛撲，嗥叫着要把人民解放軍「擋到長白山頂去吃石頭，擋到鴨綠江裏去啃冰塊！」粉碎了敵人三次進犯的臨江保衛者，許多還穿不

上棉衣，戰士們擠在冰雪壓塌的荒山馬棚邊，吃着冰飯團，「四個縣城，一座山頭，兩道荒溝，」這就是所有的地區。而敵人又以九個師的優勢兵力作第四次猛犯了。當天空似乎還是黑暗的時候，當堅持南滿地區似乎絕不可能的時候，戰士們只有一個呼聲：「打出去！」他們決心拿出「打大仗，打惡仗，打硬仗。」要把敵人碰個七零八落，他們相信北滿兄弟部隊會打過來收拾敵人。因為在松花江也只有一个聲音：「打出去！」正是這種人民軍隊的英雄氣概，把嚴冬的惡戰引向今天的大進軍，把東北戰場從松花江畔和長白山麓移到遼河平原。隔絕了一年的兄弟部隊，終於到瀋陽的大門口會師了！

「看，這就是專打新一軍的北滿老大哥！」「看，這就是新六軍的死對頭「打虎能手」（匪新六軍自稱「虎威」部隊）！」戰士們邊走邊說。敵機正在跟踪掃射轟炸，進軍行列的對空射擊正在震響雪野，大夥仍然按捺不住見面的狂歡。我們經過剛被轟炸的屯子，屋裏忽然跑出來幾夥戰士。端着開水追送上來。有的硬拉我們到暖屋裏一道吃飯：「都是階級兄弟，」他們說，「別客氣。咱們盼了一年啦！不夠吃再做！」一個風雪怒捲的晚上，我們半道上和另一支隊伍糾纏住了，踰開的大道颳滿厚雪，走不動，對方忽然一聲口令：「靠左邊走！」他們立刻閃到雪上前進，把自己踩開的小道讓給我們們。

「林彪的戰士們」

瀋陽腹地不乏稠密的大村莊，但是改變了三次宿營地也找不到住處。我們到住滿人的院子稍避避風，一個連長立刻集合隊伍說：「咱們今晚全睡地舖，把熱炕讓給兄弟部隊好不好？」滿院響起一聲「好啊！」我們便被他們擁到暖房裏，他們爭着給我們掃身上的霜花，敲打靴上的雪塊，問我們殲滅敵人「王牌軍」的經驗。一個參加過保衛臨江的連指導員，向我介紹他這連隊的裝備：「新六軍一個班兩支衝鋒式，咱們班長小組長各拿一支；牠一個連九挺美式輕機，咱十二挺也是牠爹的美國造；牠一連兩門六〇砲咱也兩門，咱們的擲彈筒牠可沒有哩！」這個連一年來戰鬥十次以上，俘虜敵人二四一四名，繳獲機槍五二挺、衝鋒式一一五支、火箭砲九門、迫擊砲九門、六〇砲七門、長短槍六六二支，創造了「東豐連」的光榮稱號，出現一四九個人民功臣。這位指導員這樣結論：「林總就是勝利！現在咱們西滿大軍來會合，大勝利就在眼前了！」

公主屯戰鬥前夕，各個連隊舉行新年回憶晚會。以攻堅聞名的「團山子連」，掛起三面鮮紅的戰鬥獎旗。這是在城子街、四平、吉林團山子三個強攻戰鬥的獎旗。他們計算過去一年戰績，總共殲滅敵人五個連。指導員問大家：「怎樣得來的？」全連一個聲音：「打來的！」響亮的回答使我想起一位將領的名言：「走出主動，走出勝利！」天

才戰略家林彪將軍的指揮意圖，正是肉體堅韌的林彪戰士們堅決完成的。開始是零敲碎割，繼而一個團一個團的乾淨消滅，最後創造了北滿整師殲敵的紀錄。整個「三下江南」該走了多少路啊！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三番五次的撲空。包圍好了又突然撤圍……戰士們兩條腿便沒日沒夜的走着，雙腳打滿血泡、打開裂口，血水浸透毡襪，在腳上凍成冰殼，走一百幾十里地不吃口飯，零下四十度的嚴寒住不上房子，——一旦發現幾天強行軍突然撲空，戰士們依然毫無怨言的說：「敵人逃了這次逃不了下次，能走路不愁打不上！」好容易把敵人包圍住了，一個命令隊伍又摔開遠遠的，他們便說：「這是林總愛惜士兵，沒把握殲滅的仗總不叫咱打。」「反正走路再苦也死不了人，有人在就能報仇立功！」等到隊伍向着砲聲急進時候，一切肉體的痛苦頓時忘的精光了：「準備放手打吧，「好買賣」可盼到啦！」戰士們這樣形容松南戰役：「林總原來是使的「回馬槍」啊！一個大踏步摔過江北，把敵人拖到江邊；又一個大踏步摔回江南，敵人就裝到咱的口袋裏了！」

親身的體驗使林彪戰士們堅信：能走路就能打好仗。「打仗要做英雄漢。行軍要做鐵腿將，」這是遍及全軍的誓言。今年遼河大雪爲七八年來所未有，千里平原不露一片黃土，朔風颳起遍野積雪，把踏開的大道埋沒了，而滾滾雄師還是川流而過，用雙腳踏出新的道路。靴韃踏破了——光着腳走；腳板的血泡沾成一片，咬牙挺着；雙腳腫的穿不上鞋，纏上綳帶一樣踏雪行軍。害眼的戰士看不見路，便用繩子拴在腰裏，讓同志們

牽着行軍，寧肯在雪窩裏跌來摔去，不願離開隊伍一步。勇士們只有一個決心：一林總指到那裏打到那裏！」

「階級的硬骨頭」

什麼力量支持着超人的肉體堅韌呢？在出征宣誓大會上，有一個名叫伊小虎的新解放戰士，走到全連被蔣介石殺害的父母靈前，便和大家一樣的大哭起來：「父親你死的太冤啊，國民黨抓兵，你出過三次行利錢買我，可是第四次你沒能買動。你還不起錢，我離家三里路你就叫逼死了。你現在埋在那裏我都不知道啊！現在共產黨把我救出來了，我參加自己的隊伍了，我非給你報仇不可！不消滅蔣賊，我對不住你啊！」復仇怒火使他變成「階級的硬骨頭」，戰場上他叫樹樵子從腳心紮透腳背，拔出腳他渾身疼的直哆嗦。但他沒讓人知道，扛着機槍照樣衝鋒。跟着幾天行軍，傷口已經化膿，腳腫的穿不上鞋，他光腳走沒掉下一步，一拐拐的還替旁人扛重機槍。班長硬要看看他的腳，才發現傷口肉全爛了，壞肉裏塞滿砂子。衛生員問他：「爲什麼早不說？」他說：「我早說了還撈上打仗嗎？那誰給我報仇？」第二天行軍大家硬把他拉上病號車，他悄悄爬下來又追上隊伍。腳上只纏條綳帶，一樣堅持了三天行軍。

「不怕你下雪颳風，擋不住我復仇立功！」「你能凍壞我的皮，凍壞我的肉，凍不

場我共產黨員的硬骨頭。」這是響遍全軍的出征誓言。武器上紅色的『槍托銘』，寫出每個戰士的仇恨和決心：『刺刀見血，誓報父仇！』『消滅死對頭，要報血淚仇！』解放戰士要立功贖罪，打回老家算總賬；翻身農民戰士要挖掉蔣介石這仇根，保住自己下的江山，解放天下窮哥兒們。『創造階級硬骨頭作風，做一個光榮的毛澤東戰士！』剛剛放下鋤頭的農民和被俘不久的蔣軍士兵，就這樣的變成所向無敵的英雄。威震中外的公主屯戰鬥前夕，敵人把東北大半兵力集結瀋陽百里以內，又以其大半兵力十五個師，沿遼河擺開二百里的扇形陣勢，企圖驅逐瀋西我軍。就在這個時候，東北人民的強大兵團，突然向砲聲雷滾的敵陣猛插，將密集縱深的扇形左翼劈開。

敵人以十個師的援兵解救公主屯之圍，被我年輕的兵團堵在二十里地之外。突出地帶被砲火炸成焦黑的殘雪，堵擊部隊始終屹然不動，把坦克飛機掩護下的六次猛撲打退了。我圍殲部隊便在瀋陽的大門口橫衝直闖，把鉗形包圍中的敵人割裂壓縮。飛機整日，在頭頂穿梭轟炸掃射，而滾滾雄師還是傲然前進，連腰也不稍為彎一彎。年輕的人民砲兵便和突擊部隊並肩逼近敵人，把陣地擺在前沿幾百米遠的開闊雪野上。一年來繳獲的美國砲火，從六〇砲到野砲榴彈砲，在一個上午全部集中到敵人周圍。儘管炸彈的煙火瀰漫了陣地，砲火還是照樣猛擊，連續三十分鐘聽不出單個的砲聲。步兵便隨着砲彈的排擊前進，雖然深雪沒過雙膝，衝鋒道路上看不到掉隊的人。戰士們衝得如此之猛，以至第一個撲到地堡眼前時，敵人還弄不清他是什麼人。這個戰士乾脆說：『我早知道你

是一九五師，我就是你們的老對頭，今天專門找你來了！」

猛攻敵軍部的「東豐連」，兩次失敗了，連長已經掛了三次彩，咬着牙組織兩次衝鋒，也失敗了，剩下一個班照樣投入戰鬥，突擊隊就像尖刀一樣，一把又一把的刺入敵陣，連續七次沒有成功，小砲班和機槍班拿起步槍又猛打進去，把兩百敵人最後殲滅了。孤膽英雄李家峯第一個衝進敵軍部時，滿屋軍官和護兵們還拿着短槍，階級戰士毫不猶疑的喝叱道：「不准動，放下武器優待你們，你們的軍官在咱後方多得很。我不怕死，共產黨的隊伍有的是！你們打死我不要緊，有的是給我報仇的！」——正是這樣以「階級硬骨頭」，以五十四小時的激戰，把兩個師敵人殲滅在瀋陽的大門口。縱橫遼河平原的人民軍隊，就這樣的踏破了千里大雪，打新立屯，打台安，打遼陽，進出瀋陽的衛星要點，鉗住北寧線的咽喉地區：在足跡所到之處，為一九四八年創造新的勝利。

其塔木戰鬥的英雄們

英雄馬連長和他的警衛連

一月六日晚上，其塔木東南角打得正熱鬧的時候，上級把警衛連放到西北角，隱蔽在地堡前百來米達的獨立草房裏。

警衛連，成立不到一年，全是東北新戰士，每逢戰鬥，上級不叫送擔架準叫送俘虜。「我們只佩立這點功嗎？真瞧不起人！」戰士們不服氣，把自己的手錶、錢和心愛的東西交到連部：「犧牲了就算黨費；不完成任務不回來見連長！」戰鬥英雄把胸前的獎章摘下來說：「不突擊沒臉戴牠！」全連的請求書，每個人都按上了指印，連夜送到團部，要求「把最困難的任務交給警衛連！」

旁人打了一天一宿，自己還一聲不響，擠在一間小房裏，多憋氣。而眼前的大地堡，敵人正在鑽進鑽出，好得意啊：他們走到小溝，在冰上打着窟窿，又順溝走向草

房，滿不在乎的敲着門問：「有人沒有？」真想一把抓他進來，馬連長一擺手，總算把氣頭按住了，讓那小子跨進條腿又走了回去。

到了黃昏，團長突然摸進草房，親自把突擊命令帶來了：「在西北角打開突破口！」
「決定全局的任務」，多光榮！團長說：「守敵是東北最驕傲頑強的新一軍」，戰士們說：「是鐵的堡壘也要打得稀爛！」

馬連長挽了挽衣袖，把盒子槍掖到腰裏，忽喇喇的爬了半碗涼飯，就掏出全連的菜金，一把交給指導員，跟手又指定了自己犧牲後的代理人，才颯的拔出槍來。看着連長這樣子，戰士們更來勁了：「新一軍不就是攻四平的新一軍嗎！」那時候，警衛連才成立，武器也不大好，剛開進陣地就趕上敵人進攻。陣地挨了一整天砲，光大砲彈就有三四千發。馬連長親帶着一個排，在正面出擊，又指揮另外一個排，從側翼迂迴出去，一個反擊就把敵人一個營打回去了。現在警衛連的武器，從步槍到六〇砲，那樣不是親手繳獲的；天剛煞黑，馬連長便帶上全連弟兄，用新一軍「送」的一色美式武器「回敬」他們。

地堡周圍的開闊地和每處死角，敵人早已標定好射擊距離。突擊部隊一露頭，機槍馬上猛掃過來，彈光拖着紅尾巴，鑽進草房的秫稽堆，燃起大火，把開闊地照的通紅。繼續停留下去，或者從這裏衝鋒，都是白白「送菜」了。就在這一頃刻，馬連長溜到溝裏，部隊也跟着他躲開火光，在冰窟窿上迅速躍進。待六〇砲把草房掀開時，他們已經

挨到了羣堡北面的溝沿，離大地堡只十來米遠。

這是最迅速也是最危險的衝鋒出發地。美式子彈特有的紅光；沿成扇形的槍眼繼續兩層交叉火網，蓋住地面。六〇砲在草房撲了空，又緊跟着彈光的方向，撲到溝裏。可惜牠晚了半分鐘，第一顆砲彈在溝裏爆炸之前，警衛連的美式機槍，早已用同樣的火網掃進地堡的槍眼。破壞組趁着地堡混亂的時候，兩手榴彈便掀開鹿砦，鐵絲網也給幾聲劈開了。敵人第二次打響機槍，突擊隊已經撲到地堡跟前的小土稜。

五米達，機槍也蓋不住地堡裏雜亂的脚步聲了。突擊班對裏面吶喊道：「繳槍不殺！」裏面的南蠻子却開玩笑說：「死了也不繳給你們這些土八路！」——看不起東北人，有你受的！火網的紅光第三次照亮地堡前沿時，馬連長的身影突然從地上蹦起來，勇士們也隨着殺聲撲進火網，讓閃着紅色尾巴的子彈，從胯下颯颯穿過，滾到地堡邊，把手榴彈塞進槍眼裏。

地堡裏起火了，秫秸燒着子彈，炸的敵人吱哇亂叫。就在這個奪取陣地的良機，一顆砲彈把馬連長的右腿打斷。他倒在地上，不住揚着兩手，把過來搶救他的弟兄們趕開，嘶吼着說：「別管我，趕快衝啊！敵人動搖了！爲人民立功的時候到啦！毛主席萬歲！」

四個班的守軍，除了死傷之外，都舉着雙手出來投降了。但是警衛連的勇士顧不上他們了，抓俘虜繳武器，讓後面的人幹吧！他們繞過幾處還在打槍的小地堡，向突破口

兩側猛撲。躲在小砲坑裏的敵人，還要向他們打出第三顆手榴彈，打掩護的機槍手已經衝到跟前，從頭頂掃他一梭子。

馬連長躺在擔架上，說不出話了。這個一手培養警衛連的英雄，直到臨死以前，還向身邊經過的弟兄連隊，伸出大姆指，看着他們從五分鐘打開的突破口，湧進其塔木的西北角。

董慶友打地堡

突擊敵軍營部的我第三連，前進道路又被地堡擋住了。

地堡蹲在幾座房院中的平地上，足有一間房大，却不到兩尺高，頂蓋像個饅頭，側面有三尺來厚，迫擊砲落到頂上，只刨開一個小坑，動牠不了。

扇形槍眼緊挨地面，一個接着一個，從東北排到西北，控制住連隊的突擊方向。守軍共有一個排，一挺重機槍，兩挺輕機槍，還有六支衝鋒式。你爬過去，子彈剛好打爛腦門，你俯衝過去，子彈就打到上半截身子，盡是要命的地方。攻到天發亮的時候，六○砲又從地堡後面甩過來，打得突擊部隊乾冒火。

「咱們怎麼把「兩面」忘記了？」排長說。他們剛剛學過「一點兩面」戰術，一聽這話又來勁了。隊伍繞到南面的房院裏，正好對着地堡門洞，相距不到四十米達。

天已大亮。門洞窄窄的，沒有旁的槍眼。可是前面有一個機槍掩體，掩體前又是個「六〇」砲坑，外面還圍着一圈鹿砦，只有一個三角形的出入口，可以進去。

第一個投彈組摸到土牆的缺口，向鹿砦門猛衝過去，把六〇砲手炸死了。自己也叫重機槍「突突」回來。第二個投彈組沉不住氣，剛剛打死了兩個機槍手，半道上又縮回來了。兩次突擊沒有成功，地堡裏的自動火器，已經轉到門洞這邊。牆腳響一槍，隨聲就引來一梭子彈，露不了頭。一時沒法還槍，只好眼巴巴的，看敵人把三條死屍搶走，重機槍和六〇砲也搬回地堡去了。

就是這門六〇砲把教導員打死的！那時戰士董慶友正在他身旁，也叫砲彈震倒了，半天沒醒過來，現在腦瓜還疼。看見敵人把砲拖走，更來火了。他對連長說：

「我上去！——誰自報奮勇，再來兩個！」

二十二歲的舒蘭人，入伍才八個月，口氣倒是不小。他把步槍交給班長說：「叫敵人擦倒了，白送一支槍。多帶手榴彈就行！」

從牆角衝鋒，敵人早等着了。董慶友帶上兩個戰士，跑進側翼的房子，聽準雙方的機槍打得火熱，便一脚踢開窗子，領頭衝到外面。槍聲中斷的時候，他已經進了鹿砦門，撲到地堡跟前。

裏面雜呼呼嚷道：「上來了！上來了！」他兩手往地堡一撐，左腳剛剛蹣上去，門洞裏的衝鋒式已經蹣起，在他胯下響了幾槍。等右腳上了地堡，裏腿早穿了一個窟窿，

把腿脖子擦掉一層皮。

董慶友坐在地堡上，可來勁啦！回頭看看，那兩個還沒上來。他爬到砲坑裏面，往前一探手，正好就是門洞。於是挽起袖子，拔出手榴彈來，一扭身，便捧到地堡去了。

這地堡也真鬼，裏面一道圓槽，挖進地裏一人深，當中留下磨盤似的土柱子撐住頂蓋。敵人便繞着土柱子，躲開炸彈。當時董慶友打完了八個手榴彈，便向裏面喊道：「繳槍吧！都是中國人，咱們優待俘虜！」裏面不哼氣，反扔上來一顆手榴彈，打他頭頂飛到後面。第二顆打到身上，剛撥下去就炸了。

這不是等死嗎？他四面看看，那兩個幫手已經上來，死死的爬在土稜後面。董慶友說：「把手雷給我！」他們正解帶子，地堡嗖的竄出個號兵，回手就甩上來一顆手榴彈，董慶友趕忙用胳膊一撥拉，把牠掃到底下，順手撈過一塊硬梆梆的東西，也不知是石頭還是冰塊，朝那小子打去。號兵正找不到突圍地方，後腦勺挨了這一下，一頭便栽倒了。老半天才爬起來，趁着炸彈的濃煙，繞到北面，從鹿砦上翻出去了。

董慶友想：再出來個敵人不就毀了嗎？得把門洞看住。他撈過來一堆石頭，把身子挪到前邊，探下頭去。敵人沒有出來，却發現門洞的頂板，放着一大堆紅把手榴彈。怎麼放在那外面呢？準是演習用的。——管他是真是假，鐵的總比石頭強。他拿了一個，拉出火繩聽聽：裏面軋拉軋拉直響：還冒煙哩！趕忙塞進地堡裏，真的響了。董慶友心裏一樂，就兩手抱上來一大把，也不知是多少個，只顧得往裏面甩，直炸到敵人「嘎嘣

「噯啲」亂叫，才停下手來，叫敵人繳槍。

敵人還是不繳槍。——「你不繳我還打！」董慶友記不清抱了幾抱手榴彈，更記不清打了幾個了。只知道非把六〇砲繳過來，給教導員報仇不可。看看敵人還不撓手，兩個突擊班全湧了上來，手榴彈一股勁打到門洞跟前，炸的董慶友耳朵嗡嗡直響，眼睛什麼也看不見了，腦瓜疼的快蹦成兩半。

董慶友爬在砲坑裏，迷迷糊糊聽見敵人說：「不要打啦！同志們，繳槍啦！」聽到「繳槍」，董慶友又清醒過來，他站在地堡上說：「把槍從槍眼扔出來！」

敵人扔一支，他數一支，就是還短兩樣。他說：「還有！」狡猾的敵人，還想玩花樣呢，幾個人爭着說：「沒有啦，真的沒有啦！」——「你沒有我可還有呢！」董慶友又抓過個手榴彈，塞進門洞，敵人才連聲叫道：「有，有，有，有，別打啦！」乖乖的把六〇砲和水壓重機槍遞出來。

爆炸英雄任子厚

扛塊××斤重的炸藥，從村外衝到街心，死死釘在突擊隊後面，光是跑就夠噲了。又要躲開颼颼的子彈，又要直着腰幹。誰說爆炸手是好當的？任子厚跟着大夥閃到溝裏，敵人的機槍又順溝直掃過來，子彈紅光閃亮，就像長着眼睛一樣，盡往身上咪溜，

沒個駁。

——步槍兵挨一槍，打個窟窿算到了頭；炸藥箱給「突突」一下，突擊隊可全「踢蹬」了。任子厚一翻身，鑽上溝外，一鋤頭栽出幾步遠。好容易摸到炸藥箱，隊伍已經過去了。他一面追，一面把雷管拔出來。——越近街心，槍聲越緊，「炸藥叫毀了，拿啥完成任務啊？雷管放在口袋裏，打炸了就是我一個任子厚；爆炸手多着呢！有炸藥在，夠敵人受的！」

好打的地方，用不着爆炸手。突擊隊一口氣拿下三個地堡，直撲到了丁字路口，任子厚跟着跑也跑不及。步槍兵好容易停下來，讓他緩一緩氣，爆炸任務却來了；路口一座礮堡，突擊隊啃不動。就看爆炸組的本事了。

突擊隊拿不下，還有好去處嗎？房高的礮堡，只隔一趙街，底下兩層槍眼，颼颼的閃着彈光，一層齊胸，一層貼地，照的路口一陣紅，一陣紫，沒處藏身。任子厚看了看，這還有活的嗎？就算上得去，也不由你跑回來。這包炸藥，不準能掀倒牠。白搭上一條命，還完成不了任務，划不來。任子厚這樣一想，便把兩個藥包綁在一起，一大一小，足夠×尺長。他還怕威力不夠，把三個雷管全裝上了，引火線也接上兩條，這條不着還有那條。

機槍班沒跟上來，誰打掩護啊？任子厚急的了不得，催連長趕快把他們調上來。連長說：「用不着，打一排手榴彈你就上！」——這話也對，弟兄們擠在幾座院裏，正在

碉堡底下。六〇砲一股勁甩下來，等你把機槍調到，院裏打不光也差不多了。「犧牲我一人不要緊，大夥能安全就行！」決心一下，任子厚便悄悄拿出鉛筆刀，把引火線割下大半截。

三扎長的引線，拉着了還來得及跑二十幾步，到遠處隱蔽起來。可是四挺機槍，早在碉堡裏等着，能跑過去就算好了，還由你往回跑嗎？最討厭的是：貼地的扇形槍眼，圍了一圈，敵人伸手一推炸藥就倒了，就算他沒這個膽，引火線「咪咪」半天，敵人還不跑光了嗎？現在剩下不到一扎，任子厚心裏就寬敞了。他對另外兩個爆炸手說：「不要緊，打不着——我先上去，你們在兩旁跟着。要是我倒了，趕緊上來搶炸藥，接着上。可要扛大的啊！小的不頂事！」

返覆交代清楚，任子厚才摸到路邊。碉堡裏的機槍，還只管朝這邊的牆角「突突」呢。掩護的投彈手爬上牆頭，猛甩過去一排炸彈，把槍聲突然煞住了。路口一陣漆黑。——打得好！爆炸手還等第二排炸彈，衝鋒哨却響起來了。真糟糕，一排手榴彈，能把敵人壓住嗎？可是這樣一來，敵人就有戒備了。越遲疑越壞事，趁早上去得啦！任子厚直起腰幹，就扛起藥箱跑過去。

碉堡裏說：「上來了！上來了！」聲音在腳跟前雜呼呼的，才發覺自己正靠着槍眼。另一個聲音在後面罵道：「你媽的，上來了還不打咧？」任子厚剛把藥箱靠穩，裏面「嘩啦」一聲，壓上了梭子。

他閃到另一個槍眼邊，沒等機槍「突突」出來，火線已經拉着了，猛扭身跑出四五步，爬到地上，馬上又給一團閃光掀起來，捧到半空，啥也不知道了。房子大的碉堡，在轟然的巨響中崩掉一角，頂蓋塌了半邊。突擊隊在濃煙裏衝進碉堡，土塊還忽刺刺的往下掉着。裏面一個排的蔣軍，當了俘虜還是迷迷糊糊的，只管抱着腦瓜說：「這是什麼砲啊？我的媽呀……」

任子厚醒來的時候，突擊隊又要前進了。他渾身摸了一摸，啥也沒啥，就是腦瓜老嗡嗡的。旁人說：「摔出來丈多遠哩！好傢伙，下去歇歇吧！」好好的歇啥呀？也沒斷了胳膊，也沒折了腿。他接過一塊炸藥，又追上大夥去了。

炸藥壓在肩上，剛才扛着還沒什麼，經這一炸，兩腿輕飄飄的，肩頭壓的吃不住，老往前栽。——吃不住也得吃啊！半道下火線，任子厚不是這號孬種。他挺直腰幹，嘴裏不住說：「不要緊，衝呀，……打不着的，」在頭裏領着爆炸組，躲開南面甩過來的

六〇砲。

一砲落到身邊，把他屁股蛋炸傷了。他摸摸傷口，裏面硬梆梆的一塊鐵片，好疼！他悶住氣，使勁拔出鐵片來，瞅着打砲的地堡說：「又叫我送炸藥啦！」也顧不上紮傷

口，扛起炸藥就跑，好像沒有掛彩一樣，摸到那地堡邊的一堵牆根。

地堡裏的美式機槍「突突突」的，就是打他不着。——「你忙什麼，少不了你的！」

他很快就將炸藥安放好了。……

鬥鬥了十一天，我才看到這位英雄。這天正是他參加共產黨的第三天。我問他爲什麼早先不入黨？他說：「我參加民主聯軍才一年，差着遠哩！——黨員不黨員，我盡心就是。——黨員不是說的，戰場上叫大夥看看！不打個漂亮不入黨！」

劉家勝怎樣打地堡？

「這次我學會了：漂亮仗不是「打勇氣」，要「打戰術」；立功也不是自己逞能，三三制小組領導好，功勞就大！」

榮獲「其塔木戰鬥英雄」銜的班長劉家勝這樣說。下面的談話，就是他親身體會到的經驗。

聽說打其塔木，我心裏真高興，自己訂下立功計劃，嘴裏可不說。——我二十二歲，不短胳膊不短腿，參加隊伍快一年了，不能算新兵啦，四平也打過，××嶺也打過，頭秋我參加師部羣英會，沒選上，心裏怪窩火。我想：定是咱沒能奈，本事不到家。這次弄塊英雄牌掛掛不可！

偏巧咱連的任務是打「出水」，旁人打的乒乓的火熱，咱却熬了兩天。「怪凍腳的，爲啥還不打啊？」我說，心裏怪癢癢的，好容易請來了命令，又不叫我頭裏看地形，真坑人！房子裏蹙不住，我跑到馬棚往外瞅：嗚！房子東南三十來步，就一個地

堡。放着牠爲啥不打啊，我想，就去找指導員。

他正在南牆掏槍眼，我問他：「幹嗎？」

他說：「牆後有個地堡。」——可不是我看見的那個？我說：「這地堡我包啦，讓我去吧！」

「等一等，挖好槍眼再說。」他不給命令，我又跑到馬棚瞅了瞅：南北大街兩座大碉堡，正好封鎖住咱們の後門，只要跑過這幾步，就有一道地稜，岔到地堡北面，十來步，彎腰過去不礙事。我二次又找指導員，我說：

「下命令得啦！這地堡是我的事！」

指導員說：「看你這劉家勝，地堡能飛了？等我看了地形再說。——白白犧牲了還完不成任務，這算啥？」

指導員說的也對，「完成任務」，這不是鬧着玩的。我三次跑去瞅瞅：——可不是！地堡裏有一挺機槍，頂少是一班人，三個槍眼，我一個人能把住嗎？地堡南還有個後門，要是敵人「出水」，往南一跑不就白搭了？我說去一個小組，指導員才答應。我說：「自抱奮勇的來兩個！」

副班長說：「算我一個！」我說：「當然有你囉！」我故意拿這話激激旁人，好像大夥都不如他。我一面說，一面拿眼睛往潘世祿身上瞟了瞟。這個新戰士，出發時情緒就很高，就是腿老長瘡，不好使，大夥都叫他「潘癩子」。我見他站起來又坐下，站起來又

坐下，話到喉嚨又嚥下去了。我就裝着沒看見。

第三次走到他旁邊，他忍不住了，他問我：

「班長，你是挑人啊，還是自願的？」

「當然是自願的囉！」我說，又過去了。

「我去行不行啊？」

我不說行不行，回過頭却反問他一句：「你不怕？」

這一下可鼓上他那股勁來了：「我一樣不短胳膊不短腿，怕啥？爲人民立功，不就是這時候嗎？我去！」

我帶上他兩人，摸到後門，指給他們衝鋒道路：我在中間，副班長繞北面，潘世祿繞南面。我指點完了，突然說：「潘癩子，上刺刀！」

他臉紅了一下，勁頭更大了：「班長，你放心吧，臨衝鋒還能忘了上刺刀？」——他一面上刺刀，一面說：「我腿不好使，第一個上，免得掉隊了！」

正好，炮堡裏敵人正卸機槍腿，大概平射打不着南牆的槍眼，正忙着對付這兩個窟窿哩！等街兩頭的碉堡發覺，潘癩子已經跑出了幾步，突過了交叉火網。他跑到土稜，機槍也跟着打到土稜，子彈擦着坡頭，把雪粉土塊削到他頭上，就是奈何不了他。副班長和我也趁這時候，一個箭步突過去了。那樣危險的地方，想不到啥也沒啥。

我爬到地稜，離地堡才十來步，先給他兩個手榴彈再說。一甩正甩進槍眼，敵人吃

不住，叫投降了。

說繳槍可不出來，人還在裏面喇啦喇啦的，忙着擺弄傢伙。我仔細一瞅：機槍可不是又按上了梭子？定是準備『出水』了，我兩個手榴彈甩到後門口，封鎖住突圍道路，兩個傢伙恰好露頭，一下子叫炸壞了。

敵人又說：『不打啦！同志們，繳槍啦！』我想：他一班人，咱才三個，假投降就得吃大虧，我心裏打個轉，就說：『武器全放在裏面，空着手出來，都給我舉起手！誰帶武器，把你一窩兔崽子都炸了！』

八個人舉着手出來了，還有兩個掛彩的。現在，我更覺着三人小組好了，叫我一個人，又要對付俘虜，還要繳槍，真不好辦哪，潘癩子舉着刺刀，監視他們八個，我就和副班長去檢武器，哈，一挺機槍、四支衝鋒式、三支步槍，——這地堡火力再強，咱們一組也吃得了，——『打戰術』嘛！

英雄的十月

歷史大進軍

當東北人民解放軍的大軍奔向北寧線的時候，我們還沒有想到十一月二日將要成爲全東北人民完全獲得解放的日子。當時我們所想的是一場空前的決鬥，是一場遠離後方插到敵人的走廊去扭斷敵人咽喉的決鬥——澈底摧毀敵人東北與華北的聯繫，以便最後消滅東北國民黨匪軍。

「現在完全翻過來了哪！」四保臨江的一個英雄連長對我說：「鐵路是咱們的，大砲是咱們的，汽車也是咱們的；咱們打到那裏，哈爾濱的火車也跟到那裏了。」整整半個早晨，滿載人馬的進軍列車疾飛南下，而車窗外的原野依然塵土飛揚、馬達轟響，偽裝着綠叢的砲隊，像一行行飛跑着的林蔭，從步兵縱隊旁邊掠過。在大凌河邊，這道錦州北面的屏障，耀眼的燈炬如同夜市的大街，望不到頭，亮徹着原野。

從松花江到大凌河，這並不是太近的距離，但我們知道腳下的每一步路，都是兩年來用血和超人的勇敢和堅韌奪回的。我跟着前進的先頭部隊全團的一千多枚勇敢獎章便是證人。『新形勢是打出來的，我們的光榮也是打出來的』。年輕的團政委總結他們兩年來殲敵一萬五千人的輝煌戰績時說：『現在蔣介石快完蛋了，但是敵人却永不會自己滅亡；只有堅決打下去，才能打出更大的光榮，打出最後全中國解放的新形勢！』這是全東北人民的心聲。一個名叫安殿啓的東北新戰士，出征時他的母親就這樣叮嚀他說：『現在咱家有吃有穿有地種了，可別忘了天下窮人啊！快把國民黨打倒，給爲娘的增光！』他自己的決心也只是一句話：『守住家門口打不上敵人了。我父親是擔架模範，母親是生產模範，我一定爭取做個戰鬥模範！』

蒙古草原已經枯衰了，燕山餘脈還是層層翠色，沿途斑斕的棗叢，茂密的梨園，攀繞牆頭的葛藤，沿村道上拾糞的老漢，無不給大家以久別重逢的愉快和異常的鼓舞，行進中的戰士們忍不住敞開胸膛唱着：『走一山，又一山，眼看就到山海關！』

塔山英雄們

『到錦州過過考』，這句話成了大練兵以後指戰員們的求戰豪語。而最嚴重的考驗就在十月八號開始了。錦州守敵從五個半師突然增至七個半師，從錦西向北增援的九個

師敵人只隔半天路程，從瀋陽傾巢而出的十二個精銳的美械師又威脅着我們的後方供應線。這是蔣介石親自部署的「東北決戰」。我們的部隊勇敢地迎接了這個考驗。在砲火犁遍了錦州城郊，每晚都可以看到塔山上空照耀着虹彩繽紛的照明彈和信號彈，聽到清淅的砲聲，但攻城部隊還是毫無顧慮地日夜進行着一個空前規模的攻堅準備工作：奪取外圍要點，改造四郊地形，在火網下完成一系列的環城通信網和地下交通幹線，把總攻擊的出發地逼進城牆緊跟前。戰士們始終堅信：「敵人援兵來不了。那裏有兄弟部隊！」

而在塔山的兄弟部隊，面對着只有四百米距離的敵人。左面是海，右面是山，中間十來里狹長地帶並無險可守，只能依托幾處村落。敵人從海上，從山頭，從天空日夜轟擊着，每天總有五千發砲彈落到陣地上，村莊從地面毀滅了，工事毀而復修者達數十次，指戰員的耳朵震聾流血。但每個人仍堅持着自己的原來的陣地。我某師長指着脚下的焦土說：「我的陣地就在這裏！」

日日夜夜，勇士們抗擊着敵人六個師的輪迴猛攻，心中只有一個信念：「不讓敵人前進一步，保證主力順利攻入錦州！」地堡被轟塌了。轉到壕溝裏打；壕溝被轟平了，跳進彈坑打；子彈打光了用手榴彈打；手榴彈打光了用石頭打；正面擋不住就插到敵人中間去打，有的戰士說：「我死了也要擋住敵人！」另外一個馬上糾正他說：「死了還能完成任務嗎？我們要想辦法活着打到底！」戰士們最喜歡的一個辦法，便是以反衝鋒

消滅敵人。衝到敵人屁股後面的機槍組長紀守法，當全組在敵人的夾擊中，打的機槍步槍都壞了，他奪過敵人手中的武器還在打，最後只剩下他單人獨槍，他還是把敵人打退了。在突出的海岸一角，獨膽英雄們殲滅了十倍於己的敵人。在傷亡殆盡的上坎子，最後擊潰整營敵人的是四個重彩號。那怕打到雙手已經不能使用任何武器，勇士們仍然在血泊中繼續作戰。兩個打殘廢了的戰士，下火線時堅決不用旁人抬，打瞎了眼的把打斷了腿的伙伴揹上，斷腿的便在他的背上指路。爲了不減少陣地上的殺敵力量，他們寧肯忍受着肉體痛苦的折磨。

『有口氣，陣地丟不了！』這就是塔山部隊的英雄們的誓言。敵人在七晝夜發動了三次總攻，每天整團整營的集團衝鋒不下十餘次，一梯隊垮了二梯隊上，二梯隊垮了三梯隊上。而人民戰士依然在砲火中傲然挺立。榮膺『塔山守備英雄團』的部隊，當場在火線上掛上『勇敢獎章』的就有一百五十餘人，他們打得敵人血水成流，在百來米寬的土上就搞下敵人幾百條死屍。縱然付出了七千傷亡，但始終未能前進一步的敵人，最後連軍官團也拿出來衝鋒了；敵人用機槍在後面趕着，好容易把兩個連趕到前沿幾十米遠，但結果被塔山英雄們接到火網底下，進不得，退不得，全部投降過來了。『錦西阻擊戰是解放錦州的第一功！』攻擊錦州的指揮員們異口同聲說。就在塔山部隊完成阻擊戰的光輝戰例的這一天，他們以三十一小時的驚人速度攻克錦州而轟動中外，把蔣家小王朝的『東北生命線』一舉斬斷了。

致命的一擊

一週以來，錦州盆地日夜滾動着爆炸聲和砲彈聲。強大的野戰兵團正從四面八方直逼城下。可是我站到高處，却在二十里以內簡直看不到人，幾十萬大軍雲集的大戰場是一片空虛。但在十月十四號上午十一時，天崩地裂一樣的砲火和潮水一樣的隊伍就突然間一齊迸發了。

我順着閃電形的交通壕走向北山制高點，頭頂上響着砲彈撕裂空氣的千種怪嘯，交通壕裏，人吼馬嘶，步兵砲和彈藥車向前滾動，爆破手擠在嗖嗖前進的行列裏歡呼着：「趕快上，咱們的「大傢伙頭」發言了！」這是步兵專門給那些專用美國十輪大卡車拉着的重砲所起的綽號。我忽然想起在四平曾經聽到過這樣笑聲。去年夏天，上千輛的大車日夜跋涉半個月，而運到四平前線的砲彈只夠轟擊十分鐘。今春我再訪四平前線，運送砲彈的已經是沿途列車和汽車了。我親眼看着不下一千米遠的敵人防線上的縱深地堡羣，在七分鐘內被解放軍的砲火轟成一片焦土，就在那個時候，我聽到從我身邊衝上前去的後續部隊有人笑着說：「可要立他一功了！」而此刻不是在四平而是在遠離後方的敵人咽喉重鎮錦州，我聽到了戰士們這樣的笑聲。

勝利解放的召喚使得初上戰場的新兵也變成無畏的勇士。錦州人民永遠忘不了爆炸

英雄梁十英的名字。他在西北角巷戰道路上單獨衝到地堡跟前，把爆破筒塞進兩挺重機槍正在向外射擊的槍眼裏。正要回身跑出爆破威力圈，敵人却把爆破筒推了出來。鐵筒上的導火索已經吱吱冒煙，他一把抓過來又塞進地堡，用雙手死死頂住不放，連長命令他趕快轉回，他却乾脆拒絕說：「回去就完成不了任務了！」爲了炸開前進路，他慷慨地和地堡同歸於盡。而在城外，突破的捷報一經傳出，空虛的戰場，頓時黑壓壓的，也不知從那裏冒出來這許多隊伍，兩路縱隊，四路縱隊，從北山公路上搶奔突破口的是好幾個飛肩滾滾前進的部隊。飛機在頭頂轟炸掃射，堵擊的砲火落到身旁，而衝進城去的行列沒有誰爬下隱蔽。機槍手剛剛栽倒，助手搶上去就撈過他的槍，一眼不看便繼續前進。突破口動不動了，後續部隊乾脆從小北門翻牆而入，不把腳下的地雷放在眼裏。「不怕側射，往裏猛插！」退到車站的敵人正在車廂裏瘋狂堵擊，先鋒班已經用刺刀刺開鐵絲網，鑽到車廂下逼令敵人繳槍。橫着三十幾道鐵軌和堆滿了車皮等雜亂障礙物的二百米岔道場防線，突擊連僅僅十五分鐘就完全打通了。地堡羣的敵人只顧封鎖着正面，手榴彈却在後門交通壕猛炸起來，敵人緊忙奪路竄回樓房，突擊隊卻從後窗迎頭打了來。曾經在國平直搗敵人核心工事的第八連，就這樣單獨打了七里路的巷戰，一路上連奪三座核心地堡，從城牆衝到市中心，最後衝到敵人兵團司令部的幾十個人。又用沿途繳獲的一色衝鋒槍突然猛攻，完成了該師解決敵兵團部的任務。

同時突破四城的四路大軍，如同四把插進敵人心窩的楔子，不出五小時便全部會

師，把全城守敵割裂成四大塊。每路大軍沿途又變成無數把尖刀，只管向兩側的敵人縱深迂迴猛插。英雄們衝得這樣快，以致闖入敵人營指揮所後，滿屋守軍還以為是「自己人」。驟然出現的勇士嚇得敵人成百的跪下繳槍，可是誰也顧不上他們了——「不要人槍，迅速勇進！」他們別開生面的命令說：「槍放左邊，人靠右邊，順大街往外走！」交代一聲又繼續前進，打遍全城，把十萬守敵攪成一鍋粥。少數強固要點的敵人，完全陷於孤立無援的絕境中，不投降的都一個個的被殲滅乾淨。

從十五日下午六時錦州最後解放的時刻起，東北蔣匪開始全局動搖了，無論是遲滯林彪大軍進軍也好，收兵回巢加強華中防衛也好，蔣介石這些反動計劃都隨錦州的陷落而破滅。蔣介石之所以拚命嗥叫「南北夾擊」正是因為東北人民解放軍一旦從錦州戰場騰出這隻要命的鐵拳，無論捶到那裏都是加倍沉重的。

從勝利奔向勝利

在饒陽河邊厲家車站一線，經過了敵人四個美械師兩天一夜的轟擊，陣地上已經分辨不出那裏是人挖的工事，那裏是砲掀的彈坑了。焦土翻過來還是焦土，劈裂的樹根冒着火燄，硬把在火海中的一個連隊只剩一挺重機槍，而機槍班唯一剩下來的射手史學義，頭一天就被砲火轟斷了右臂。獨臂英雄記不清砲彈把他埋到那裏幾次，只知道一甦

醒便從土裏掙扎出來，用僅有的一隻左手射擊衝上陣地的敵人。他用指導員遺留下來的匣子槍打，用陣地上被砲火炸斷了木柄的手榴彈打，讓一個新同志把美式機槍扛到跟前給他打。最後連緊握槍柄的力氣也沒有了，他又在幾分鐘內教會了新同志射擊，自己在旁邊一面裝子彈，一面給他指示目標說：「有個喘氣的，敵人就上不來。廖耀湘這條老魔落到網裏再別想溜掉了！」

在這蕩捲北寧線的英雄的十月，還有什麼命令比「抓住敵人」更鼓舞人的呢？林彪將軍說：「不讓敵人西進！」「黑山」部隊就在陣地上擋住了敵人兩天兩夜的猛攻，打得廖兵團連夜南逃。林彪將軍說：「不讓敵人南逃！」「饒陽河」部隊就在一夜間從北線插下去，迎頭截住了敵人兩天一夜的猛攻，打得廖兵團終於掉進了人民解放軍的天羅地網裏。

這是緊接着錦州大捷的又一個大會戰。經過了空前大規模的攻堅戰鬥以後，主力部隊的疲勞是可以想見的：戰鬥剛剛結束，戰士們倒頭在戰場上就睡着了，整夜的轟炸也未能侵擾甜夢。但遼西敵人繼續西進的消息傳到軍中，戰士們樂的直拍大腿說：「廖耀湘這條「大魚」，可叫林司令員「釣」出來啦！」從二十號起，滾滾大軍又連夜北渡大凌河，奔向指定的地點。腳板走得打滿血泡了，戰士們說：「我爬也要跟上隊伍！」脖子腫的瓦罐子粗，戰士們說：「跑斷腿也不能放走敵人！」猛聽得兄弟部隊已經把敵人抓住，進軍行列簡直沸騰起來：「決戰的時候到啦！」擔架上的彩號騎不住了，跛着脚

的也把拐杖扔了；馱馬跟不上隊，射手就扛起重機槍走；小橋過不了四路縱隊，淌水過；解綁帶太耽誤時間，穿着棉褲過！三下江南的英雄部隊，四保臨江的英雄部隊，曾經在去冬並肩橫掃遼河大平原的兄弟部隊，都從四面八方朝湧上來了。方圓五十里的包圍圈，走頭無路的廖兵團，「架起砲猛揍啊！」步兵還未展開，砲兵已開始試射了，指揮所却來電話說：「不用打砲啦！敵人潰退啦！猛追啊？」隊伍收不攏來，有多少上多少！那裏敵人多就往那裏打，重機槍剛架好又要前進，乾脆架在肩頂打！「猛追猛插！不讓敵人喘息！」正是過去廖兵團橫衝直撞的地方，騰起了總清算的復仇戰火，敵人的後衛還要抵抗，躲在核心的兵團司令部却叫解放軍戳翻了。廖耀相爬上吉普車就往新六軍軍部開，半道上碰見李濤也是孤零零的迎面逃過來，他們搭上夥，又去找二十二師救命，誰知敵「虎威」部隊的三個團早已分路「突圍」到俘虜羣裏去了！插到敵人中間的一個部隊僅僅傷亡百餘人就活捉了二萬五千個「王牌軍」；另一部傷亡幾十人就抓了一萬六千個活的，甚至在戰地失掉聯絡的參謀人員，坐着空汽車也活捉了敵人一個騎兵旅。

全殲廖兵團的各路解放大軍佈滿遼西戰場，總清算的暴風雨已經來臨，林彪將軍下令：所有部隊立即分由鐵道、公路向瀋陽進軍！

於是，馬上道旁出現了各色各樣的路標：「向瀋陽前進！」在牆上、門上，在橋頭堡壘上，一串串的部隊代號底下寫着：「向瀋陽前進！」在十輛大卡車拉着的美式榴彈

炮上也寫着：『向瀋陽挺進！』……直逼瀋陽的大道上，十月的英雄們展開了奔向勝利的賽跑。而跑在頭裏的『鋼鐵』部隊，正是在十月一日首先登上義縣城頭的英雄，他們緊接着突破錦州西北角的激戰之後，又以七晝夜的急行軍縱橫遼西戰場，在廖兵圍全軍覆沒的當天，揮戈東向，終於在十月的最後一天，以西小時七十里的速度直搗瀋陽西線，爲東北人民的『十一月二日』打開了勝利的大門。